

劉少奇著

黨產共論 養修的員

中華新書店出版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發行	印 刷	出 版	著 者
及華中地各新分 支書店	新華印 刷廠	華中新華書店	劉少奇

一九四九年三月版

定價 元

5001—12000

D263/0294

30742

(一) 緒論

同志們！

很對不起！你們很久以前就請我來講演，我直遲至今天才來。我今天所要講的問題，是共產黨員的修養。我想，在建設與鞏固黨的基本任務前面，來講講這個問題，或許不是沒有益處的吧？我想並分作幾次來講，今天講一部份，其餘的只好留待下次。同時為了使許多年青的同志能够了解起見，在某些問題上就不能不多解釋幾句，例子不能不多舉些，這就使得話語不能太緊縮。這是首先要聲明一下的。

一 共產黨員爲什麼要有修養？

同志們！共產黨員爲什麼要有修養呢？

本來，世界上自有人類以後，人們爲了要生活，就必須與自然界進行鬥爭，生產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但是『人們之和自然界鬥爭以及利用自然界來生產物質資料，並不是彼此孤立着，並不是以彼此隔絕的單身資格，而是以團體爲單位，以社會爲單位來共同進行的。因此，生產在無論什麼時候以及在任何條件之下，都是社會的生產。人們在實現物質資料生產時，就建立彼此間在生產內部的某種相互關係，即某種生產關係』。（『聯共黨史教程』蘇聯版一四二頁，『解放社』版上冊二一八頁）所以，人們與自然界進行的生產鬥爭，是社會的，是社會的人們與自然界的鬥爭。人類就在與



自然界的不斷鬥爭中，不斷的改造自然界，同時也不斷的改造着人類自己，改造着人們彼此間的關係。人類的形狀（手足身材等）人們的社會關係、社會組織形式及人們的思想意識等，都在社會的人們與自然界的長年鬥爭中不斷的改造和進步。因為『生產的特點之一，就是它永遠也不會在長時期內停留在一個地點，而是時時處在變更和發展情況中，而同時，生產方式的變更，又必不可免的要引起整個社會制度，社會觀念，政治觀點，政治組織之變更，——引起整個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之改造。』（同上一四三頁，二一九頁）在最早，人類是從動物界進化而來的。在太古時代，人們的生活樣式，社會組織，思想意識等，與現代的人們都不同，而將來，人們的生活樣式，社會組織，思想意識等，又會與現代的人們不同。

人類本身，人類社會，是一種歷史進化的過程，是有發展變動的，是能够而且已經在鬥爭中不斷的改造着。

但是，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了一定的歷史階段，就產生了階級社會。如是人們在階級社會中，就作為一定階級社會的人而存在。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則：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思想意識。如是階級社會中的人們的思想意識，就代表着一定社會階級的思想意識。在階級社會中有不斷的階級鬥爭。如是人們在不斷與自然界的鬥爭中，同時又在不斷的社會階級鬥爭中，改造社會，改造自然界，同時也改造着人們的思想意識。

馬克思曾告訴工人說：『你們應當經受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爭，不僅是為了改變現存的社會關係，而且是為了改變你們自己和使你們自己變成能够進行政治統治的人才。』這也就是說，人類不獨在與自然界的鬥爭中，而且在不斷的社會鬥爭中，改造自己，無產階級也應自覺的去經受長期的社會鬥爭，改造社會與改造自己。

所以人們應該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變的，完美的，神聖的，

不可改造的東西。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自然與社會進化必然的規律。否則人們就不能進步。

我們共產黨員，是近代歷史上最先進的革命者。是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現代擔當者與推動者，本來，革命者的存在，是由於還有反革命者存在而來的。因此，革命者的存在和發展，以不斷與反革命者鬥爭為必要條件，否則就不能成其為革命者，更不能使革命者前進與發展。共產黨員是在不斷和反革命的鬥爭中去改造社會、改造世界，同時改造自己的。

共產黨員，在他和反革命進行各方面的鬥爭中，改造自己，即是說求得自己的進步，提高自己革命的品質與技能等，是包括着他在實踐鬥爭中的鍛鍊和主觀思想上的修養之兩方面的統一的。由一個幼稚的革命者，到一個成熟的，老練的，能夠『運用自如』的革命家，是一個很長的革命之鍛鍊和修養的過程，即是經過改造的過程。一個比較幼稚的革命者，由於他：（一）是從舊社會中生長教養出來的，他總帶着舊社會中各種思想意識及成見習慣的傳統之殘餘；（二）他還幼稚，沒有經過長期的革命的實踐。因此，他還不能真正深刻的認識敵人，認識自己，認識社會發展與革命規律性。要改變這種情形，他除開學習歷史上革命的經驗（前人的實踐）而外，他必須親自參加到當時的革命的實踐中去，在革命的實踐中，即是在和反革命的各種成份的鬥爭中，發揚他主觀的能動性，加緊學習和修養，然後他才能夠逐漸深刻的體驗和認識社會發展與革命的規律性，認識敵人和自己，並發現他自己原來的思想習慣成見之不正確加以改正，提高自己覺悟的程度，革命的品質並改善革命的方法等。所以，革命者要改造與提高自己，一方面固然不能離開自己的革命的實踐，同時也不能離開自己主觀的努力，在實踐（自己的和別人的實踐）中的自我修養和學習。如果沒有這後一方面，那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進步，仍然是不可能的。

譬如說吧！幾個共產黨員同一起去參加某種羣衆的革命鬥爭，經過大體同一樣的革命實踐，而結果對於這些黨員所起的影響可能完全不是一樣的。有的黨員進步得很快，甚至原來較落後的趕在前面

去了；有的進步得很慢；有的甚至在鬥爭中動搖起來，革命的實踐，對於他沒有起前進的影響，反而使他落後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又譬如我們共產黨員中許多人是經過長征的，這是對於我們黨員一次嚴重的鍛鍊，在黨員中以至在廣大的人民中起了很大的前進與積極的影響，然而對於極少數的另外一些黨員，影響却是相反的，他們經過長征與十年內戰的艱苦鬥爭之後，他們對這種艱苦鬥爭害怕起來了，他們企圖退却與逃跑了，後來他們果然在外界的引誘之下就從革命隊伍中逃跑了。許多黨員同在一起長征，而影響與結果對於黨員可能是這樣不相同的。這又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出於我們這些黨員原來就有不同的革命的品質，在革命實踐中各有不同的發展的方向，以及他們在實踐中主觀的努力和修養的程度與方法彼此不同而來的，由於革命者的品質之不同，主觀的努力和修養之不同，可能在同一樣的革命實踐中，得到完全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結果與影響，這在你們學校中也可清楚的看到這種情形。你們在學校中是受着同一樣的教育與訓練，然而由於你們各有不同的品質，不同的經驗和文化程度，以及不同的主觀努力和修養的程度與方法，你們可以獲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結果，事實上你們也看到，有少數的人們在延安學校中受過教育與訓練之後，不是離開革命更遠了嗎？這也就是由於這樣的原因而來的。因此，革命者在革命鬥爭中主觀的努力修養與學習，對於改造與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需的必不可少的。

經過長年革命鬥爭鍛鍊過來的革命者，並不一定每一個人都成爲很好的老練的革命家，這主要就是由革命者自己的努力和自我修養之不够而來的。但是一切很好的老練的革命家，他必然是經過了長年的革命鬥爭的鍛鍊和修養，才能成功的。因此，我們的黨員必須在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中，在各種艱難困苦的境遇中，去鍛鍊自己，加緊自己的修養，並不失去自己對於新事物的知覺，才能使自己造就有高度品質的堅強的革命家。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

心所欲，不踰矩。」這也是述說他自己鍛鍊和修養的過程，孔子在這裏並不承認他是天生的「聖人」。

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也是說的一個偉大人物所必須經過的鍛鍊與修養的過程。共產黨員，是要担负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須要有這種鍛鍊和修養。

我們共產黨員的修養，是革命的修養。因此，不能脫離革命的實踐，不能說離廣大羣衆的，特別是無產階級羣衆的實際革命運動，來進行修養，而我們的修養的目的，唯一的又是爲了革命的實踐，爲了更有效的去指導羣衆的實際革命運動。這是我們的修養，與其他一切唯心論的、脫離社會實踐的、形式的、抽象的修養所不同的地方，還我在下面還要簡單加以說明的。

我們的黨員，不獨要在艱苦的、困難的以致失敗的革命實踐中來鍛鍊自己，加緊自己的修養，而且要在順利的、成功的、勝利的革命實踐中來鍛鍊自己，加緊自己的修養。有些黨員受不起成功與勝利的鼓勵，在勝利中昏頭昏腦，勝利與成功以及廣大羣衆對於他的抬舉和他在羣衆中的某些威權，使他放肆、驕傲、官僚化以至動搖、腐化和墮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這在我們共產黨員中，是個別的常見的事。黨內的這種現象之存在，應該引起我們黨員嚴重的警惕，因爲這種現象在歷代的革命者中，幾乎是一種必然的規律，而在我們黨中，就決不能這樣。歷代的革命者，在革命和他們自己尚未成功與勝利的時候，他們還代表着進步的被壓迫羣衆的要求，還能保持他們原來的革命品質，但一到革命及他們個人勝利與成功之後，就少有不腐化、官僚化與墮落的，失去他們的革命性與進步性，而成為革命與社會進化的障礙物。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近百年來或者說得更近些，近五十年來的許多革命者，一到他們有了某種成功，爬上了負責的位置，他們就有腐化墮落的現象。這是由於歷代革命

者所代表的階級基礎而來的。因為歷代的革命階級，都不是完全的被剝削階級，都是剝削別人的階級，所以在它們的革命一經成功之後，它們就要反轉頭來壓迫被剝削的羣衆，而成為革命繼續前進與社會進化的障礙物。所以歷代的革命者，在革命勝利與成功之後，要腐化、官僚化以至墮落，失去他們的革命性，就幾乎成了一種必然的規律。然而，這種情形，對於我們共產黨來說，無論如何不能也不會是這樣，因為我們所代表的是完全被剝削而不剝削別人的無產階級，所以我們能使革命進行到底，完全解放全人類，完全從人類社會中最後清除一切腐化、官僚化與墮落現象，能够建立有嚴格組織紀律的黨及國家機關，來和一切腐化、官僚化與墮落現象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不斷從黨內與國家機關中清洗那些已經在自己的工作中腐化、官僚化與墮落的份子出去（不管這種份子是怎樣的『偉大人物』），而保持黨與國家機關的純潔。無產階級革命黨中的這一特點，是歷代革命黨中所沒有的，而且也不能有的，所以我們的黨員必須清楚了解這一特點，特別注意即使在革命勝利與成功中，在自己的信仰與威權的無限的提高中，來加緊自己的修養，保持自己純潔的革命的品質以至最後，而不踏歷代革命者在成功時墮落的同一覆轍。

革命的鍛鍊與修養，對於我們每一個黨員都是重要的，而特別對於由非無產階級隊伍中出身的新黨員更重要。

為什麼對於由非無產階級出身的新黨員特別重要呢？（一）因為他們是由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列甯說過：工人黨員帶有無產階級的天性。那末，其他階級出身的黨員也自然多少帶有其他階級的天性。雖然今天已經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思想，但總還多少帶着非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的殘餘和習慣。（二）因為他們是新黨員，沒有經過許多鍛鍊。所以他們必須在革命鬥爭中去鍛鍊自己，修養自己（同時改造世界），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好的革命者。

不管是出身於非無產階級的新黨員，就是老黨員以及由無產階級出身的黨員，鍛鍊與修養都很重

要。因為我們共產黨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中國社會中產生的，每個黨員都是由中國這個惡劣社會中來的。並且今天還是生活在這個社會中，因此，他們都或多或少的帶有舊社會中的思想意識的殘餘和習慣，他們經常還與舊社會中一切不好的東西接觸，爲了要增進與保持我們無產階級的先鋒騎士的純潔，提高我們的社會品質與革命技能，我們還要有各方面的鍛鍊和修養。

同志們！這就是共產黨員爲什麼要修養的緣故。

——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最好的學生

同志們！做一個共產黨員，只要有如我們黨章上所規定的各種條件，就夠格了。“即是：承認黨綱、黨章、繳納黨費，並在黨的組織內擔負一定的工作者，即可成爲黨員。這是每個黨員應該而且必須具備的最低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就不能成爲黨員。但是，我們每一個黨員，不只是應該做一個起碼的够格的黨員，不應該滿足於這些最低條件，限制在這些條件之內，而應該求進步，不斷提高自己的覺悟性及對馬列主義之了解。這也是每一個黨員對革命一種不可推諉的職責。這種職責已載入聯共最近通過的新黨章內。然而，我們的黨員要克盡這種職責，就必須加緊對於自己的鍛鍊和修養。

因此，黨員鍛鍊和修養的目標，不應該只是黨員最低條件的標準，這些最高條件的標準，這些最高條件，我們現在很難來說他。但是有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本人一生的言行、事業和品質，來做爲我們的模範，作爲我們修養的準繩。我們的修養，就是要在各方面去提高自己的品質，如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樣，作馬、恩、列、斯最好的學生之一。

斯大林同志在關於最高蘇維埃選舉的演說上說：

『選舉人，人民，應該要自己的代表們始終能執行自己的任務，要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墮落

爲政治上的庸人，要他們始終不愧爲列甯式的政治家，要他們成爲像列甯一樣清楚和確定的人物，要他們像列甯一樣奮勇作戰和無情對付人民公敵，要他們在遇着艱難、看見什麼危險的時候，能够像列寧一樣，沒有任何害怕或類似害怕的心理，要他們在解決複雜問題，需要從各方面考慮問題，周密計較問題的正反各方面的時候，能够像列甯一樣明哲與鑑定，要他們像列甯一樣忠誠純潔，要他們像列甯一樣鍾愛自己的人民」。

這就是學習列甯的簡單的描述，是列寧最好的學生之描畫。黨員的修養，就正是要這樣去學習列甯，作這樣一個列寧的學生。

有人說：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那樣偉大的天才革命家的品質，是學習不到的。要把自己的品質提高到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式的品質之高度，也是不可能的。他們把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看成是天生的神祕的人物，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想是不對的！

因爲，我們今天普通的同志雖然遠沒有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那樣高的天才，那樣廣博的科學的知識，那樣學習的環境與身體，雖然我們大多數的同志在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方面不能學習到如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那樣高深和廣博，但是我們同志只要真正有決心，真正自覺的始終站在無產階級解放先鋒戰士的崗位，真正具有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並始終不脫離目前無產階級及一切羣衆的偉大而深刻的革命運動，努力學習鍛鍊與修養，那完全可以提高自己的品質，如馬克思、列甯那樣「清楚和確定」，那樣「奮勇作戰和無情對付人民公敵」，那樣在困難與危險的時候，「沒有任何害怕的心理」，那樣「忠誠純潔」，那樣「鍾愛人民」，並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方法和態度去解決複雜問題，從各方面考慮問題，周密計較問題的正反各方面的。就是說，只要我們決心努力並刻苦的去學習，修養和鍛鍊，不脫離廣大羣衆的革命運動。那我們完全可能把自己的品質提高到馬克思、列甯式的政治家的高度。即是「始終不愧爲列甯式的政治家」，而不「在自己的工作中

墮落爲政治上的庸人」。

孟子說：「人皆可以爲堯舜。」正也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要在望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偉大的革命家的品質之後，反而自暴自棄，畏葸不前。如果這樣，那就正是「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糞土之牆』和『朽木』。

但是，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是有幾種不同的人採取幾種不同態度去學習。第一種人學習馬克思、列寧，不能學習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本質，只是學習到馬列主義膚淺的皮毛，他們雖然熟讀馬列主義的書籍，記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許多原理和結論，然而他們不能把這些結論與原理運用到活生生的具體實際問題上去。他們以背誦這些原理和結論而自滿，機械的摘用這些原理和結論。他們雖然也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活動，並以『真正』馬克思主義者自任，然而他們決不是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活動方法全然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反。

斯大林同志在列寧誕生五十年紀念論文上說：

『馬克思主義者有兩種。兩者都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活動，兩者都以「真的」馬克思主義者自任，雖然這樣說，兩者決不是同一的，不，兩者中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他們的活動方法全然是相反的。』

第一種馬克思主義者是滿足於普通馬克思主義的表面承認，只在口頭上宣傳它。他們不能也不願滲透進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裏，不能也不願把他實現到生活上。把馬克思主義活生生的革命的命題，變成僵死的沒有任何作用的公式。他們不把活動的基礎放在經驗或實踐鬥爭的教訓上，却放在馬克思的引用上。他們不從活生生的現實的分析裏引伸出他們的命題及指令，却從類推及歷史的比較裏引出來。言行的一致——就是這一夥人的根本缺限。……這是一種學習馬克思、列寧的態度。

這一種人中最壞的代表如中國過去的李立三、張國焘等，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壞。他們根本不不是眞

正要去『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不管馬克思、列甯偉大的人格和至高的品質，而企圖在模彷馬克思、列甯某些表現形式，胡謅一些馬列主義的術語之後，就自以爲是『中國的馬克思、列甯』，裝作馬克思、列甯的姿態在黨內出現，而且還不知恥的要求我們的黨員照推尊馬克思、列甯那樣去推尊他，擁護他爲『領袖』，報答他以忠心和熱情。他也可以不待別人推舉，徑直自封爲『領袖』，自己爬到負責的位置上，家長式的在黨內發號施令，企圖教訓我們黨，責罵黨內一切，任意打擊、處罰與懲佈我們的黨員。這種人不是什麼真心要『學習』馬列主義及爲馬列主義的實現而奮鬥，而是黨內的投機份子，共產主義事業中的商人和盜賊。這種人在黨內，要被黨員羣衆所反對、揭穿與埋葬，是無疑問的。而我們的黨員也埋葬了他們。然而我們是否能够完全自信的說，在我們黨內就完全不會有這種人了呢？我們還不能這樣說的。

○ 第二種人就完全與前一種人相反。他們首先以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的學生自居，學習馬、恩、列、斯之所以爲馬、恩、列、斯的本質，精神和方法。他們仰望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偉大的人格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品質，而在革命鬥爭中深刻的去進行自己的修養，去檢查自己處事、處人、處己之是否合於馬列主義的精神。他們同樣要熟讀馬、恩、列、斯的書籍，然而他們着重於活生生的現實的分析，熟慮自己所處的時代和國家中無產階級所處的各方面的情勢，而引伸出他們的結論。他們不以記憶馬列主義的原理和結論爲滿足，而要在馬列主義的堅定的立場，掌握馬列主義的方法，身體力行，活潑的去指導一切的革命鬥爭，改造現實，同時改造他們自己。他們的一切活動，一切生活，都受着馬列主義原理的指導；都是爲着一個目的——無產階級的勝利，民族的與人類的解放，共產主義的成功；而沒有其他。

斯大林同志說：

『和這相反，第二種馬克思主義者，却把問題的中心從馬克思主義的表面承認移到生活的推移和

生活的變革上。他們所注意的，就是適應時勢，把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手段和方法指出來；時勢若有變化，他們就準備把這手段和方法加以變更。……祇有這一種馬克思主義者，才能够和馬克思所說的話完全一致，這種馬克思主義者的能力，是決不以說明世界為滿足，却要進一步去改變世界。這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名字，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

這又是一種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態度。

祇有這第二種態度，才是正確的。用這種態度去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才不會『畫虎類犬』，才能提高自己的品質，成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式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革命家。真正刻苦修養，忠實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生的人，他絕不計較他自己在黨內地位及聲譽的高低，絕不以馬克思、列寧自居，絕不要求或幻想人家照推尊馬克思、列寧那樣去推尊他，他認為他沒有而且不可能有這樣的權利，他認為他如果這樣去想像的話，就是背叛馬克思、列寧，就墮落為政治上的庸人。然而，也就恰恰因為他如此，他將受到黨內羣衆自覺的尊重和愛護。

同志們！我們要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作為我們的模範來進行我們的修養，要作他們一個最忠實的最好的學生，那當然也不是容易的。而是須要有為無產階級事業而艱苦奮鬥的堅強意志和決心，須要長期的終身的在廣大羣衆革命鬥爭中去刻苦學習馬列主義並身體力行，須要有各方面的鍛鍊和修養……。

三 修養的各方面及修養的方法

同志們！我們要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最忠實最好的學生之一，我們就需要在無產階



級與一切羣衆的長期而偉大的革命鬥爭中去進行各方面的修養，首先要有的是理論的修養，以風在實踐中運用這種理論的修養；要有思想意識與道德品質上的修養；要有黨內團結、黨內鬥爭與紀律上的修養；要有艱苦奮鬥與工作作風上的修養；要有戰略、戰術、工作方法上的修養；要有善於對待各種人們、處理各種問題，以及各種科學知識與某些專門技術上的修養等。我們都同是共產黨員，所以我們共同的一般的修養。但是在我們黨員中今天還有極大的差別性，在工作上，地位上，文化程度上，鬥爭經驗上，社會出身上，都還有極大的不同。所以我們除開一般的修養之外，還在各部份或各個同志之間有他們特殊的修養。

在修養的方法和形式上也是有各種各色的，譬如在我們同志中有許多人寫日記來檢查他每日的工作和思想，在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寫着張貼着他的缺點及他仰望的標語和人物，要求同志批評他，監督他等。在中國古時，有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詩經上的「切、磋、琢、磨」，以及「反躬自問」，「座右銘」，「書諸紳」等。中國宋儒也有許多修養身心的方法，各種宗教亦各有一大套修養的方法和形式，中國大學上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說的這一套。這些一些，說明一個人要求得自己的進步，必須下深刻的功夫，鄭重其事的去進行自我修養與學習。然而這些方法和形式，許多我們是不能採用的。因為這些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脫離社會實踐的東西。他們太誇大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以為在脫離社會的革命的實踐之情況下，只要保持他們一般的「善良之心」，只要有默祝與祈禱，就是說，只要有主觀的努力，就可以改變現實，改變社會與改變自己。這當然是虛妄絕倫的事。我們絕不能這樣去修養。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的修養不能脫離實踐。

因此，修養的方法和形式對於我們來說，並不是怎樣重要的問題，對於我們重要的，還是在無論怎樣不脫離當時各種羣衆各種形式的革命鬥爭，總結歷史上革命的經驗，虛心學習並身體力行。這就

是說，要根據過去革命實踐的經驗，根據目前具體的環境與新的經驗在自己的實踐中去修養和鍛鍊，並且唯一的又是爲了革命的實踐。這就是說，我們要去虛心的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方法和精神，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爲人，而在一經了解之後，就立即運用到自己的實踐中去，運用到自己的生活和言論、行動與工作中去，並且以此自持、「拳拳服膺」的去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識中的一切與此相反的東西，增強自己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意識。這就是說，我們要虛心的去傾聽同志們和羣衆們的意見和批評，仔細的去研究生活中工作中的實際問題，細心的總結經驗教訓，並且根據這些去校正自己對於馬列主義的原理之了解是否正確？運用這些原理的方法之是否適宜？去發現自己的缺點錯誤而加以糾正，同時發現馬列主義的那些個別原理與結論在那些個別方面須要根據新的經驗的咀嚼來加以充實、豐富和发展。

這應該是我們共產黨員修養的方法。這就是說，我們要用馬列主義的方法來修養。這種修養，與「和尚尼姑」的修養及其他一切「獨善其身」的人脫離社會實踐的修養，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在這裏還不得不反對關於修養與鍛鍊問題上的某些空談和機械論。

首先，我們必須反對與堅決肅清舊社會的教育與學習中遺留給我們的最大禍害之一——理論與實際的脫離。在舊社會的教育與學習中有許多人認爲他們所學的並不是需要照着去做的，甚至認爲是不可能照着去做的。所以他們儘管熟讀聖賢之書，然而他們也儘管完全不行聖賢之事；他們儘管滿篇滿腹的仁義道德，然而他們也儘管是澈頭澈尾的男盜女娼。有些下令讀經的「長官」，然而在他們的日常行政中儘可以橫征暴斂，貪污殺戮，完全不行仁義道德。有些人熟讀「三民主義」背誦「總理遺囑」，然而他們也儘管去壓迫民衆，反對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至去和敵人妥協，投降敵人。有一個舊日的秀才親自對我說：孔子說的話只有兩句他能作到，那就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其餘的他都作不到，而且從來也沒有準備去作。那末，這樣，他們還要去辦教育，還要學習那聖賢之道幹什

麼呢？他們的目的是除開以這些東西來裝飾門面之外，他們就是要（一）用這些聖賢之道去壓迫被剝削者，用滿口仁義道德去欺騙與鎮壓作文化程度落後的人民；（二）他們企圖以此去升官發財，揚名顯親。除開這些目的以外，他們的行為是不受所謂聖賢之道來限制的。這就是舊社會的「文化學士」對於他們所「崇拜」的聖賢的態度和報答。當然，在我們這裏，對於我們共產黨員，我們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我國歷代聖賢優美的對我們有用的遺教，我們完全不能採取這種態度。我們說到的，就必須作到。我們忠誠純潔，不能欺騙自己，也不能欺騙古人。這是我們共產黨員的一大特點，也是一大優點。

同志們！舊社會的這種遺毒，難道就完全不會影響我們嗎？會有影響的——在你們同學中，固然沒有人企圖學習馬克思主義去升官發財，也沒有人企圖以此去壓迫被剝削者，而是企圖以此去消滅人類的剝削制度。然而我不能担保：你們所學到的東西，都已經做到了。在你們中難道就沒有這樣想的人了嗎？就是說：他們的思想、言論、行動和生活不一定要受馬列主義原理的指導，而所學到的原則亦不一定要實行。在你們中又難道就沒有這樣想的人了嗎？就是說：他們學習馬列主義，學習高深一些的理論，以便將來好提高自己的地位；誇耀於人，使自己成為有名的人物。我想我不能担保，在你們中完全沒有這樣想法的人。然而這種想法就是不合馬克思主義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行動的脫離。雖然我們並不反對學習理論而且一定學習理論，但是學習到的就必須作到，而且你們是爲了黨、爲了革命的勝利而去學習，而不是爲個人學習。

譬如說：「理論與實踐的聯繫」，這口號你們叫得很多的，然而你們所學習的理論，是否完全與你們的實踐聯繫了呢？你們中是否還有人他的實踐完全與馬列主義的原則脫離呢？你們中似乎還有人這樣來了解理論與實踐的聯繫，即是 he 要求外面工作的同志來報告外面的工作經驗，看人家怎樣把理論與實踐聯繫起來？這固然也是理論與實踐聯繫，但這還是人家的，而不是你們自己的聯繩。我想你

們叫這口號的意思應該是說，你們學習的理論在你們自己的實踐中聯繫起來。如果你們不這樣來了解來聯繫，那叫這個口號又有什麼意思呢？又譬如說吧，你們關於鍛鍊的口號也是喊得很多，然而你們中是否還有這樣的人？就是說：當着真正鍛鍊他的事情來了的時候，當着他碰到釘子，受到批評，受到責罰、受到大多數人正確的或者不正確的監督與輿論的壓迫的時候，他又不鍛鍊了；他受不起鍛鍊，他把共產黨員應有的堅定的意志與立場等等忘記了，他哭喪着臉，無以自處，無所適從了。同志們！你們能担保沒有這樣的人嗎？這難道不就是關於鍛鍊與修養問題的空談嗎？

本來，如你們在學校的訓練和學習，也是鍛鍊和修養的一種形式。我們也正是想要你們在學校的訓練和學習中培養成為有用的幹部和工作者，不只是要你們學到一些抽象的理論與馬列主義的術語和公式，而且要你們修養鍛鍊成為思想正確、意志堅強並能實際解決各種複雜問題的幹部。然而在你們中我常常聽到這種說法：認為在學校中學習不是鍛鍊，不是修養，要鍛鍊和修養就必須離開學校，到實際工作中去才能鍛鍊。同志們！鍛鍊和修養是終身的事情，有許多方面，隨時隨地，在隨便什麼問題上，都須有鍛鍊和修養。我們不能說只有在某種時候，某種地方，某種事情上就能鍛鍊修養，而在另外的時候，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事情上就不能鍛鍊修養。雖然我們不否認共產黨員主要的應在實際的羣衆鬥爭中去鍛鍊和修養。

這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為什麼要反對唯心論反對空談與機械論。這就是說，我們要受得起鍛鍊，在學校中、羣衆中、在黨內、黨外的一切鬥爭中去鍛鍊，在一切勝利和失敗中去學習和自我修養。

四 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與黨員思想意識修養的關係

此外，在我們共產黨員中還比較普遍的流行這樣一種想法：就是堅定而純潔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

義的立場，對於一個共產黨員之了解與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是沒有關係的。就是說：他們的階級立場，雖然不很堅定，思想意識雖然不很純潔（即還殘留着其他階級的思想意識，私心物慾未盡等），他們也可以澈底了解並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的，他們認為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只是靠各人的天才、能力與學習，就可能澈底把握的。同志們！這種想法是不對的！

蘇聯有位哲學家名叫米丁有下面一段話，說得很對：

『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解底深度上的區別，本身還是有他底階級原因的。在現時，在資本主義階級時代，任何一個資產階級思想家，那怕他個人的天才如何偉大，他底創造活動，他底影響於現實發展底規律性的能力，終究被他的階級性，被他所代表的階級底保守性所『箝制住』的。資產階級沒有觀察未來的眼光，這就決定了，縮小了它底理論家對於社會發展現象的了解的程度，減弱了他們對於這些現象的理解的深度。行將離開歷史舞台的那些階級的思想家，那怕他個人底天才怎樣偉大，他終不能得出真正意義深刻的、真正科學的結論和新發現，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已為全部科學和哲學發展史所證實。』（「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三九八頁）。

馬列主義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科學。它只有澈底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人，以無產階級的理想為理想的，才能澈底了解和掌握它。單只有天才與學習的努力，而沒有堅定純潔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與理想，是不能澈底了解與掌握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這門科學的。這也是顯然的道理。因此，我們今天，在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我們必須使這種學習與我們思想意識的修養和鍛鍊同時並進，（因為如果沒有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我們的理想就要失去指導，思想意識的修養也是不可能的。）這兩者是有密切的聯繫，分不開的。

我們常看到某些最好的由工人出身的黨員，他對於馬列主義的理論的準備或者比其他專門研究理論的人要少，若要考試背誦馬列主義的書籍與公式，他一定不如別人記得多，但當他學習馬列主義的

理論，只要你能用他懂得的話解釋給他聽，他的興趣與他所了解的程度常比其他學生出身的黨員還深刻。譬如『資本論』中關於剩餘價值一段，對於某些黨員來說，是最難了解的。但是對於這些工人黨員就不同，因為工人在生產中深切的了解資本家如何計算工資、工時？如何生產利潤？如何擴大再生產等？因此，他也常常能够比某些其他黨員更深刻的了解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特別在觀察與處理各種實際問題的時候，他常比別人要敏捷而正確些，更合於馬列主義的原理些。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有堅定而純潔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立場和思想，在他的心目中沒有任何成見與其他私人問題及不乾淨的東西須要顧慮。所以他能够直率的洞察事物的真理，勇敢的擁護真理，而沒有任何顧慮，任何阻礙。

同志們！假如在我們共產黨員中還有這樣的人：他的階級立場不清楚和堅定，他的思想意識不是很正確與純潔，他還有或多或少的、各種各色的、舊社會的、其他階級的思想意識的殘餘，習慣和成見，以及私人利益，私人目的，各種物慾私念等，那末，當他去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之時，馬列主義的原則與結論就必然要與他這些東西衝突，這時候或者是克服他這些東西，或者是用他原來的成見去歪曲馬列主義的原則與結論。障礙他對於馬列主義的理解。這樣就使他不能透入馬列主義的本質的深處，吸取馬列主義有着清楚階級性的精華，成為他自己的武器；因為這種武器對於他原來階級的思想意識是不相容的。再當着他去處理無產階級革命中各種實際問題的時候，這些問題的馬列主義的正確解決，就常常對於他的習慣與成見是不相合的，對於他的私人利益是矛盾的，這時候就要使他患得患失，顧此失彼的徬徨、猶豫和動搖起來，就使他不能敏捷的正確的處理問題，不能無阻礙的洞察真理，勇敢的擁護真理，以至自覺的不自覺的掩蔽真理，歪曲真理。同志們！這種情形，並不是怎樣少見而奇怪的事情，而是可以常常發現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個共產黨員如果沒有清楚而堅定的、正確而純潔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與思想

意識，要澈底了解與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並使之成爲自己的革命鬥爭的武器，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共產黨員的修養，應該首先是思想意識上的修養，思想意識上的修養是一切其他修養的基礎。這，我在下面就要講的。

(一) 黨員思想意識的修養

同志們！現在來講共產黨員在思想、意識上的修養。我是想就中國黨內某些黨員在思想、意識上所表現的某些現象來講這個問題，同時這裏所講的只是黨員最基本的思想意識。

我們在思想、意識上的修養，是一回什麼事呢？我覺得這在基本上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其他各種思想、意識在我們頭腦中的鬥爭；是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和其他各種人生觀世界觀在我們思想中的鬥爭；是黨員的個人利益與目的和黨的革命的利益與目的之兩種觀念的鬥爭。

我認爲這是一種思想上的矛盾的鬥爭。這種鬥爭的結局，對於我們黨員的思想來說，應該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克服以至肅清其他各種意識，是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克服與肅清其他各種人生觀與世界觀，是黨的、革命的、人類解放的一般利益與目的的思想克服和溶化黨員個人利益與目的的思想。如果結局不是這樣的話，那末就是後者克服前者，那末他就會要落後以至失去他共產黨員的資格。這對於我們黨員來說，是一種可怕的、危險的結局呵！

我們共產黨人，在黨內黨外各種思想的、政治的、經濟的鬥爭中鍛鍊着自己的思想；認識革命的現實；同時我們還應該經常的總結與吸收革命實踐的經驗，自我檢討自己的思想是否完全適合於馬列主義與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利益？在這樣的學習、反省與自我檢討中，去肅清自己一切不正確的思想

以至最微弱的不適合於共產主義利益的念頭的萌芽，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思想上的修養。這也就是思想意識上的一種自我鍛鍊。

同志們！我們大家知道，人的一切行動，都是由人的思想、意識來作指導的。除神經病人外，人一般不會有全無意識的行動。而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來作為他一切思想行動的總的指導。所以，我們共產黨員要講思想意識上的修養，必須首先清楚的確定我們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因為我們一切的思想，一切的行動，都由我們各人的人生觀、世界觀我得出根源的。

一 要了解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史上空前偉大而艱難的事業

我們共產黨員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應該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就是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獻上，特別是在他們的哲學著作上已經講得很多，你們也學過很多，所以今天不必講。我在這裏只簡單的講一講我們怎樣來了解自己的事業——共產主義事業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我們黨員到底要怎樣去進行我們的事業？

同志們！我們共產黨員最基本最一般的責任是什麼呢？大家知道，就是要實現共產主義，就是要把世界改造成為共產主義的世界。共產主義世界好不好呢？大家知道，那是很好的。在那種世界裏，沒有剝削者、壓迫者，沒有地主、資本家、帝國主義和法西斯蒂等，也沒有受欺迫、受剝削的人民，及黑暗、愚蠢落後等。在那種社會裏，人類都成為有高等文化程度與技術水平的、大公無私的、聰明的共產主義者，人類中彼此充滿了互相幫助、互相親愛，沒有「爾虞我詐」、互相危害、互相殘殺及戰爭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種社會，當然是人類史上最好的、最美麗的、最進步的社會。誰個能够說

，這樣的社會不好呢？至於說：共產主義社會是否能够實現呢？我們說，能够實現的。這，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整個的理論作了無可懷疑的科學的說明；而且說明那種社會由於人類的階級鬥爭的最後結局，是必然要實現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也給了我們以事實上的證明。而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推動這一人類歷史上必然要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更快的實現。

這是一方面。

但是，同志們！我們還應該了解另一方面：即是共產主義雖然是能够而且必然要實現的，但是在共產主義前面還站着極為強大的敵人，必須澈底的、最後的在各方面戰勝這些強敵，共產主義才能實現。所以共產主義事業，是一個長期的、殘酷的、艱難的、勝利的鬥爭過程。沒有這種鬥爭，就沒有共產主義事業。自然，這種鬥爭不是如某些人所說的：是什麼「偶然的」社會現象，或是某些「好亂成性」的共產黨人所製造出來的事件，而是階級社會發展中的必然現象，是不能避免的階級鬥爭。共產黨之產生，共產黨人之參加、組織與指導這種鬥爭，也是社會發展中必然的、合乎規律的現象。因為，帝國主義、法西斯蒂、資本家和地主，總之，剝削者，把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類壓迫和剝削到不能生存的境地，使得被壓迫被剝削的民衆非聯合起來反抗這種壓迫和剝削就不能生存，不能發展。因此，這中間的鬥爭乃是完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現象。

我們一方面要了解：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史上空前偉大的事業；因為，共產主義要最後的廢除階級，要解放全人類，要把人類社會提高到空前未有的幸福的高度。另一方面我們也應了解：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史上空前艱難的事業；因為，共產主義要戰勝最強大的敵人，是戰勝剝削階級與剝削者及其在人民中的一切影響與傳統習慣等。

共產黨依靠無產階級，依靠廣大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大眾，用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原則去指揮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去推動社會向着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前進，是一定能够獲得最後勝利的。因為人

人類社會進化的歷史過程，是向着共產主義社會前進的；因為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大眾中，是蘊藏著極大的革命的力量，這種力量的發動，團結和組織起來，是能够戰勝國際間一切剝削階級和腐朽的資本主義之反動勢力的；因為共產黨與無產階級是正在產生着和正在發展着的東西。只有正在產生着和正在發展着的東西，才是不可被戰勝的。」（『聯共黨史教程』蘇聯本一二六頁，『解放社』本一九二頁）還在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史中，在世界共產主義工人運動的全部歷史中，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就目前的情勢來說，共產主義已經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蘇聯獲得了偉大的勝利，世界各國的共產黨，正在迅速生長與發展的過程中，在各國已經組織了有馬列主義理論武裝的戰鬥的共產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大眾的力量，也正在不斷的鬥爭中迅速的發動着與團結着。因此，共產主義事業已經在全世界組織成爲雄偉的不可戰勝的力量了，它之要繼續發展，繼續前進，以至獲得最後的完全的勝利，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即使如此，國際反動勢力與剝削階級的力量，今天還比我們強大，它在許多方面，今天還佔着極大的優勢，要戰勝它，還須經過長期的、殘酷的、曲折的、艱苦的鬥爭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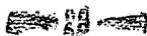
剝削者在人類社會中雖然只佔有極小數量的比例，在現今真實統治全資本主義世界的，只有幾個世界上最大的銀行資本家。然而，現今剝削階級的力量之所以還特別強大，就在於：（一）它們已經組織成爲國際的反動勢力；（二）它們佔有全世界的資本、生產手段，在經濟上支配與統治着世界資本主義各國；（三）它們有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的政權，有人類史上空前強大的武裝力量，有專門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全套組織（警察、偵探、法庭與監獄等）；（四）它們繼承數千年來人類史上壓迫被剝削者的經驗與傳統。它們有管理生產、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的經驗與知識，它們統制着社會教育文化事業（學校、報紙、宗教機關等），向被剝削的羣衆傳播它們有毒的思想；最後，（五）剝削階級的力量還在於：它們在被剝削階級的羣衆中種下深厚的影響，有廣大小生產者的散漫性，有羣衆中舊習

慣、舊傳統等等力量的支持。

雖然由於蘇聯的革命勝利，已經使國際資本主義的整個體系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破裂了，雖然由於世界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及現在開始的世界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已經使國際資本主義內部發生分裂，在基本上已經開始了並且加深了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已經使資本主義弄到沒有出路的境地，但是它還有強大的力量，要推翻它，還須經過殘酷的、艱難的戰鬥。不僅如此，要最後的戰勝剝削階級，實現共產主義，廢除階級與解放人類，還必須戰勝剝削階級的一切反抗與剝削階級的殘餘及其影響，要戰勝小生產者的散漫性，及廣大羣衆中舊習慣舊傳統的力量。而這，乃是共產主義事業中更大的困難，需要有長期的艱巨的工作，才能克服。

由於數千年來剝削階級統治人類的結果，剝削階級不獨是造成了自己在各方面極大的權力，霸佔了世界一切；而且給予了被剝削階級的羣衆及社會中的人們以極壞的影響。這種影響，就是人類社會階級社會特別是商品經濟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所必然發生的現象。這是剝削階級爲了它們的階級利益與階級統治所必須造成現象；因爲沒有被剝削階級羣衆及殖民地民族的落後、愚昧、散漫與分裂，剝削階級的剝削地位就不能維持。同志們！你們可以看到目前資本主義世界中有少數的專門侵略別人的法西斯蒂各國及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各民族中進行極野蠻的、慘無人道的政治政策，用一切方法扶植與提倡一切落後的與黑暗的東西，阻礙各被壓迫民族的進步，以便於無限制的去掠奪它們，鎮壓他們的反抗，因此，造成被壓迫民族中各種落後的現象。而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統治階級，又爲了爭奪殖民地要進行空前殘暴的世界大戰。在資本主義各國的內部，又有少數資本家、地主及金融寡頭等剝削階級，實行着極其黑暗的政策，把廣大被剝削的人民弄到不能生存的境地，讓它們大批的飢餓與死亡，剝奪它們受教育的、發展自己的權利，使它們永遠落後。用一切有毒的思想

去欺騙他們，在他們面前至並真理，使他們愚昧。剝削階級還在人民中製造與挑撥彼此間的相互衝突，以分裂被剝削階級的團結。並在人民中提倡自私自利及敗壞道德與氣節的事件，使人民不能進行正義的鬥爭！數千年來剝削階級這種統治的政策，到現在已經達到了最黑暗最殘忍的程度。因此，在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大眾中是種下了深厚的影響：造成人民中的落後、愚昧、分裂等現象。而在本質上善良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羣衆，他們反對剝削階級的統治及其一切黑暗的東西，他們擁護真理，堅持正義，為人類社會的光明前途而鬥爭。現在你們也可以看到蘇聯的偉大進步及其在世界上堅持正義的偉大精神與鬥爭；看到中國、西班牙、阿比西尼亞及其他殖民地民族要求解放抵抗侵略的偉大英勇的抗戰及羣衆運動；看到各國的工人運動及一切羣衆的進步的革命運動，這些是世界上光明的進步的一方面。共產主義事業就依據無產階級及這些羣衆進步的革命運動去戰勝剝削階級，以獲得自己的勝利，但是這種進步的革命運動愈加前進，世界上的反動勢力就愈加要用一切方法來阻止與破壞這種運動，愈加要深入羣衆運動的內部來影響、分裂與瓦解革命的羣衆。因此，我們爲了要獲得勝利，不獨要與剝削階級進行嚴重的鬥爭，而且要與剝削階級在羣衆中長年的影響，要與羣衆中落後的意識、落後的現象進行鬥爭，才能提高羣衆的覺悟，團結廣大的羣衆去戰勝剝削階級。這就是我們在共產主義事業中的困難之所在。同志們！假若如某種人的想像，羣衆都是覺悟的、團結的、沒有剝削階級的影響與落後的羣衆，那革命又還有什麼困難呢？這種困難，不獨在革命以前的存在，就是在革命勝利以後，在被剝削階級將剝削者從政治權力地位上踢開以後的很長時期內仍然是存在着的。你們可以想想，要解放與改造全人類，要最後的戰勝剝削階級及其在人民中的影響，要改造無數千百萬的小的商品生產者、最終的廢除階級，要把數千年來生活在階級社會中（在這種社會中，人類分成許多階級，許多國家，互相鬥爭，互相殘殺，因而造成人類中的自私自利，爾虞我詐，互相危害的思想和習慣）存在着各種舊習慣、舊傳統及落後現象的人類，逐漸的提高起來，提高到有高等文化程度與技術水平。



的、聰明的、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的人類，你們想，這中間要經過多少曲折與困難的工作和鬥爭呢？

列甯說：

『消滅階級（不僅是趕去了地主、資本家便算完事，這個我們比較容易的做到了）就必須消滅小的商品生產者，但是對於這些小生產者，不能加以驅逐、壓迫，而要和他們諒解，要用（而且必須用）長期的、逐漸的、謹慎的、組織的工作，去改造他們，教育他們。他們以小資產階級的浪漫性，從各方面包圍無產階級，加以侵潤和誘惑，不斷的在無產階級內部喚起小資產階級的輕佻、散漫、個人主義，由熱狂變成灰心等等習氣之復發。所以，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就必須有最嚴格的集中與紀律，以期抵制上述習氣，使無產階級底組織作用（這是他最主要的作用）能够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進行。……數百萬人的習慣的力量，——乃是一種最可怕的力量。……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較之「戰勝」數十百萬小有產者，容易千倍。小有產者，以前日常瑣碎的、不可捉摸的、破壞的活動，實現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恢復資產階級的那種結果……。』（列寧左派幼稚病一三〇頁）

列甯又說：

『資產階級雖然在一國內被推翻，然其反抗力必更加强十倍。因其勢力不僅建立在國際資本底力量上，不僅建立在資產階級之國際密切聯系上，而且也建立在習慣與小生產的權力之上。不幸小生產存留下來的還很多很多，它可以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然地、大量地胎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種子。因此之故，……如無長期的、堅決的、生死的戰爭——即具有耐苦、守紀律、剛毅勇敢、不屈不撓、意志統一這種精神的戰爭，就決不能戰勝資產階級。』（同上，五頁）這是列甯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兩年多寫的（這種最困難的任務現在蘇聯已經解決了）。由此

可見，無產階級即使在革命勝利以後，還有極困難的任務須要解決。因為，我們的革命，與過去屬於上一切的革命在許多地方是不同的。比如資產階級的革命，通常是以獲取政權來完成的；而對於無產階級，則在政治上獲得解放，獲得勝利，還僅僅是革命的開始。極大的工作還在政治上勝利以後。

列寧說：

『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只有一個任務，這任務就是掃除、拋棄、破壞舊社會底一切束縛。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只要是完成了這個任務，它就完成了它所應當做的一切事情，因為，它加強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却處在完全別樣的情況中。因為歷史底轉折步驟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是落後，那末，它要由舊的資本主義的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關係，也就越是困難。這裏除了破壞的任務以外，更加上一種新的、空前困難的任務——即組織的任務。』（『列寧全集』俄文本二十二卷三一五頁）

由此看來，無產階級即使在革命勝利以後，仍然存在着空前困難的任務。由此看來，共產主義事業，真是如我們所說的『百年大業』，而決不能『一蹴而就』的。它在各種不同的國家，須經過各種不同的階段，戰勝各種不同的敵人，才能最後達到共產主義社會。比如在我們中國，現在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它的敵人是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及與帝國主義相結合的封閉勢力。必須戰勝這些敵人，才能完成資產階級的革命，在這個階段中廣大的小生產者是極偉大的革命動力。以後，還須經過社會主義的長期的改造時代，最後才能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去。

同志們！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最基本的責任，因此，克服共產主義事業中上述各種空前的困難，也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很自然的責任。

正因為共產主義事業，是這樣偉大而艱難的事業，所以至今還有許多人（這裏是說有正義感與追求真理的人）懷疑共產主義，或者從共產主義事業中動搖出去，對共產主義的實現無信心。因為他們

不相信人類是能够發展改造成為那樣高度純潔的共產主義的人類，不相信這樣的困難是能够克服的。
或者他們沒有估計到這種困難，一在實際上遇到困難之後，就悲觀失望以至動搖起來。如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人，他們認為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既還有文化程度的落後，共產主義事業中既還有許多困難，那末，無產階級就不應該勝利，革命就應該取消，工人們就應該投降資產階級，永遠受資產階級的剝削。共產主義叛徒們的這種「理論」，恰恰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理論，恰恰是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羣衆中的影響。因此，社會民主黨人也就成了資產階級統治目前的主要支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與共產主義事業中目前的主要障礙。要戰勝資產階級，必須首先在無產階級羣衆中肅清社會民主黨傳統的影響，打破這種障礙。

我們共產黨員，應該有人類最偉大的氣魄與革命的決心。每一個黨員都應該愉快而嚴肅的下定自己的決心，來担负實現共產主義這種人類史上空前偉大而艱難的任務。我們一方面清楚的看到共產主義事業中的困難，同時我們又清楚了解這種困難是一定能克服的，絕不為這種困難所嚇倒。我們清楚了解，共產主義事業，是百年大業，我們要充盡歷史進化給予我們的偉大使命，在我們這一代完成共產主義事業中一段大工程，同時還把這種事業最後完成的任務，準備遺交給我們的後代。同志們！我們共產黨員這種偉大的胸懷與氣魄，是人類歷史上以前任何英雄豪傑所不及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完全可以自豪的。

我記得西歐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學者傳記家去到了蘇聯，和斯大林同志談話，這位傳記家問斯大林同志，他說：以列寧與俄國的彼得大帝比較，你覺得怎樣呢？斯大林同志回答說：列寧好比是大海的水，而彼得大帝不過是其中的一滴。同志們！這就是無產階級共產主義事業中的領袖與封建、資產階級事業中的領袖，在歷史地位上的比較，從這個比較中我們可以了解：為共產主義與人類解放事業的成功而奮鬥的領袖，是那樣的偉大；為少數剝削者寄生蟲事業而奮鬥的領袖，是這樣的渺小。

共產黨員，是有最偉大的理想，最偉大的奮鬥目標，同時，還有最切實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實際工作。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員的特點。

同志們！如果只有偉大而高尚的理想，而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及切實的實際工作，那就不是一個好共產黨員。那只能是空想家，空談家或學究，相反，如果只有實際工作，而沒有偉大而高尚的共產主義理想，那也不是好共產黨員，而是庸碌的事務主義者。共產主義的、偉大而高尚的理想和切實的實際工作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之統一，才能成為一個好的共產黨員。

共產主義的理漁是美麗的，而今天現實的世界是醜惡的。也正因為它愈醜惡，所以絕大多數的人們才愈要改造它。不能不改造它。我們改造世界，不能離開現實。不能不顧現實，更不能逃避現實，也不能向醜惡的現實投降。我們適應現實，認識現實，在現實中求得生存發展，向醜惡的現實鬥爭，改造現實，以達到我們的理想。所以共產黨員應該就從眼前所接觸的人們，眼前所能進行的工作，來開始並開闢我們改造世界的共產主義事業的偉大工作。在這裏我們應該批評某些青年同志中所常犯的一些毛病，就是他們企圖逃避現實或不顧現實的那種毛病。他們有高尚的理想，這是很好的，但他們常覺得這裏不好，那裏也不好；這樣工作不好，那樣工作也不好，他們總想找到一個能够合於他們理想的方地和工作，以便他們順利的去『改造世界』。然而，這種地方與這種工作是沒有的。這只是他們的空想。

同志們！我所了解的共產主義事業，就是這麼一回事。這是我們的終身事業，也形成我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基礎。我們終身的一切活動，也就是爲了這個，而不是爲了別的。

一、黨員個人利益無條件的服從黨的利益

共產黨員除開清楚的確定他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之外，還必須清楚確定他個人的利益與黨

的利益之正確的關係。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是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部份的利益服從整個的利益；暫時的利益服從長遠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服從世界的利益。

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除開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以外，共產黨沒有他自己的利益與目的。然而，無產階級的最後解放，必然是全人類的最後解放。因為如果無產階級不能解放一切勞動人民、解放一切民族，即解放全人類，那末，無產階級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無產階級必須忠誠的協助與指導一切勞動人民、一切被壓迫民族、一切被壓迫者去爭取自己的解放，去提高自己的生活與文化政治水平。因此，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與全人類解放的利益，與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利益是一致的，分不開的。因此，共產黨的利益，就是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就是人類解放的利益，也就是共產主義的利益，社會進化的利益。因此，黨員個人的利益服從黨的利益，也就是服從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進化的利益。

一個共產黨員，能够使他個人的利益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絕對的、無條件的服從黨的利益，是考驗這個黨員是否忠於黨、忠於革命與共產主義事業的標準。因為共產主義的實現，必須依靠無產階級與共產黨。損害無產階級與共產黨的利益，就絕對不能實現共產主義。

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要估計到黨的整個利益，都要把黨的利益擺在前面，把個人的問題、個人利益擺在服從的地位。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我們黨員的最高原則。每個黨員在思想意識中應該堅強的建立這個觀念。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性』或『黨的觀念』、『組織觀念』。應該使自己的思想中，只有黨與黨的利益，而沒有個人的打算，要使自己個人的利益完全與黨的利益一致，以致溶化。在黨的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可以毫不躊躇、毫不勉強的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爲了黨的、階級的、民族解放與人類解放的事業而犧牲個人，以至犧牲自己的生命，而不猶豫，以至感覺愉快，這就是最高的共產主義道德的表現，這就是黨員最高原則性的表現，這就

是黨員無產階級意識的純潔與渾厚的表現。

我們的黨員在黨內不應該有離開黨的利益而獨立的個人目的，只能够是黨的部份的目的。如我們的黨員要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要加強自己的能力，要去領導廣大羣衆的勝利的革命鬥爭建立各種革命的組織等，這些如果是個人的目的，那末，這是爲了黨的利益，也是黨的部份目的。黨正需要許多這樣的黨員與幹部。但除此以外，黨員就不應該有個人地位，個人英雄，以及其他等等個人的獨立目的。因爲這樣可以使他離開黨的利益以至走到在黨內進行投機。

黨員如果在他的思想意識中只有黨的共產主義的利益和目的，沒有自己離黨而獨立的個人目的和私人打算，他真正大公無私，那末：

第一、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產主義的道德；因爲他有嚴格的立場：『能愛人，能惡人』，他能對一切同志、革命者、勞動人民表示他的忠誠熱愛，無條件的幫助他們，平等的看待他們，不肯爲着自己的利益去危害他們中之任何人。他能待他們『忠恕』，『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爲人家着想，體貼人家，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能最堅決的對待人類的盜賊、爲保衛黨的、階級的、人類解放的利益而與敵人進行堅持的戰鬥。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在黨內吃苦在前，享福在後，不與別人計較享受的優劣，而與別人計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艱苦奮鬥。他能在患難時挺身而出，在困難時表示自己最大的責任心，他能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最大的堅定性和氣節。

第二、他也可能有最大的勇敢，因爲他沒有任何私心，他沒有作過『虧心事』，他的錯誤缺點能够能够自己公開，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蝕』。他『理直氣壯』，永遠不怕真理，勇敢的擁護真理，告訴別人以真理，爲真理而戰鬥，即使他這樣作暫時於他不利，爲了擁護真理而要受到各種打擊，甚至受到大多數人的反對與指責而使他暫時孤立（光榮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犧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

够逆潮流而擁護真理，絕不隨波逐流，因為對於他個人來說，他無所畏懼。

第三、他也可能最好的學習到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和敏捷的觀察問題，認識現實。因為他有清楚而堅定的階級立場，他沒有任何個人的顧慮和私慾去蒙蔽與歪曲他對於事物的觀察和對於真理的理解。他實事求是，一切理論與是非他拿在革命實踐中去考驗，而沒有偶像的崇拜。

第四、他也可能最誠懇，坦白與愉快，因為他無私心，在黨內無須隱藏之事，『無事不可對人言』，除開黨與革命的利益外，沒有個人的得失與憂愁之事。即使當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可能作各種壞事之時，他能『慎獨』，不作一切壞事。他的工作不論在多少年之後去檢查，都沒有不合於黨的利益之事。他不畏懼別人的批評，同時他也能勇敢的誠懇的批評別人，所以他能誠懇，坦白與愉快。

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的自尊心、自愛心，而在爲了黨與革命利益的前提下，也最能寬大、容忍與委曲求全，以至在必要時忍受各種屈辱與虐待而無『怨恨之心』。因為他沒有私人的目的與企圖要去奉承人家，也不要人家奉承自己，他在私人問題上無求於人，無必要卑躬屈節的去要求人家幫助，他也能夠爲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鍾愛自己，保護自己的生命與健康，增進自己的理論與能力。但爲了黨與革命的其種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負重做他心所不願的工作之時，他能毫不推辭的担负最困難而最重要的一着。他不把困難推給人家。

同志們！共產黨員應該具有人類最偉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同時具有嚴格而清楚的黨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即黨性與階級性）。我們的道德之所以偉大，正因爲它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道德。這種道德不是建築在退化的、保護個人及少數剝削者的利益之基礎上，而是建築在無產階級與最後解放全人類、拯救世界出於水火、建設幸福美麗的共產主義世界之利益的前進的基礎上。對於共產黨員來說，爲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而講犧牲，是最不值得最不應該的；但是爲黨，爲階級與民族解放，也是爲人類解放與社會進化，爲無數千百萬的最大多數的人類的利益而講犧牲，那就有無數的共產黨員

簡直是視死如歸的、毫無猶豫的能够犧牲他一切。「殺身成仁」、「捨身取義」，在必要的時候，對於多數共產黨員來說，是被視為當然的事情。而且這不是由於他們的空想或沽名釣譽，而是由於他們對於社會進化的科學的了解與自覺。這正是我們的道德之所以最偉大、最科學。除此以外，我們不承認在階級社會中有所謂更偉大更科學的、超階級的、一般的道德，這只是騙人的鬼話，這在事實上只是建築在保障少數剝削者利益之基礎上的所謂「道德」，從來的這種「道德」觀，都是唯心論的，把道德建立在辯證唯物論的科學的基礎之上，公開的建立在無產階級解放與人類解放戰鬥的利益之物質的基礎之上，還只有我們共產黨人能够做到。

共產黨不只是代表各個黨員的利益，而是代表全體工人們與人類解放的長遠的利益。黨的利益不只是各個黨員利益的集中表現，而是全體工人們與人類解放利益的集中表現。除開無產階級與人類解放的利益外，共產黨就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所以不要把共產黨看作只是圖謀黨員私利的、狹義的、行會主義的小團體，凡是這樣看的人都不是共產黨員。

黨員是有他個人的利益、個人的發展，而且這種個人利益在某種時候可能與黨的利益發生矛盾對立，這時候要求黨員無條件的犧牲個人利益，而不能犧牲黨的利益（不論在任何形式的掩護與藉口之下）來服從個人。同時在黨的利益與黨的發展中包括着黨員個人的利益與發展。黨的階級的成功與勝利，也就是黨員的成功和勝利。黨員只能在爭取黨的發展、成功與勝利中，來發展自己，不能離開黨的發展而去爭取個人的獨立發展。也只有黨的發展、成功與勝利，黨員才能發展自己，否則黨員就不能發展。因此，黨員個人的利益必須而且可能與黨的利益和發展完全取得一致。

我們的黨員，已經不是什麼普通的人，而是覺悟的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他完全不應該只是代表他個人的利益，他應該表現他為自覺的階級利益、階級意識的具體代表者，他已經是一般化了的階級的代表者之一，因此他的個人利益完全不應該在黨與階級利益之外突現出來。黨的幹部與黨的領袖，

更應該是黨與階級的一般利益的具體代表者，他個人的利益與目的更應該完全溶化在黨與階級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中。在今天中國的環境中，只有無產階級最能代表民族解放的利益，因此，我們的黨員也表現他們為整個民族利益的最好的代表者。

這是一方面，這是我們黨員個人所應該注意的一方面。但是還有另一方面。

雖然在黨的一般利益中包括着黨員個人利益，但總還不能完全包括，還不能也不應消滅黨員的個性。黨員總還有一部份私人的問題須要自己來處理，並且也還得要根據他的個性與特長來發展他個人的個性與特長。黨而且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去幫助黨員個性與特長（於黨有利的）的發展，給他以適當的工作與條件，以至加以獎勵等。黨也在可能條件下顧全與保護黨員個人的不可缺少的利益——如給他以教育學習的機會，解決他的疾病與家庭問題，以至在必要時犧牲黨的一些工作保存同志等。然而，這也不是爲了別的，也是爲了黨的整個利益；因爲不保障同志最低的生活條件、工作條件及教育條件，使黨員安心的熱情的工作，黨的任務是不能完成的。這是黨的負責人在處理黨員問題時所必須注意的，這又是一方面。

總而言之，在黨員個人，應該完全服從黨的利益，克己奉公，不應有個人目的，私人打算；不應什麼都只顧自己，到處向黨提出一大堆私人要求，責備黨沒有抬舉和獎勵他。同時，應該在一切情況下，努力學習，努力前進，勇敢奮鬥，不斷提高自己的覺悟性及其對馬列主義的了解，以便對黨對革命能有更多的幫助和貢獻。而在黨及黨的負責人在解決黨員問題時，就須注意到黨員的工作情況，生活情況、教育情況，使黨員能更好的爲黨工作，並使黨員能充分的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中發展自己，提高自己。特別是對於那些真正克己奉公的同志們，要給以更大的注意。只有這樣，只有兩方商的注意與努力，才能配合起來，才能對黨有更大的利益。

三、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之舉例

同志們！我們如果拿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事業的了解，及黨員與黨的利益之正確關係的建立作為標準，來測量我們的黨員和幹部，那我們就可發現：一方面有許多黨員和幹部是合於這些標準的，他們能够作為黨員的模範；另一方面就還有一些黨員和幹部，還不合於這些標準，還存在着各種各色的或多或少的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我在這裏不妨公開的大要的指出來，以便我們的同志在修養時注意。

黨內同志中有些在基本上不正確的思想意識呢？不是很有系統的來講！可以例舉如下：

第一、加入我們黨的人，不只是來自社會上的各階層，而且是帶着各種各色不同的目的與動機而來的。很多的黨員，固然是為了要實現共產主義，為了無產階級與人類解放的偉大目的而來加入共產黨，但是還有另外一些黨員，就是說爲了其他的原因與目的而來加入黨的。譬如，我們有某些農民同志以爲過去『打土豪分田地』就叫『共產主義』，再進一步的真正的共產主義，他們在入黨時是不奮鬥的。在今天也有不少的人主要是由於共產黨抗日堅決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來加入黨的。另外還有某些人主要是由於在社會上找不到出路——沒有職業，工作和讀書，或者要逃脫家庭與婚姻等，而來共產黨中找出路的。還有些人是仰慕共產黨的聲望，或者只模糊認識共產黨能救中國而來的。最後甚麼還有個別的人爲了要依靠共產黨減輕稅捐，爲了將來能『吃得開』，以及被親戚朋友帶進來的等等。這些同志，沒有清楚而確定的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不了解共產主義事業的偉大與艱苦，沒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的立場，那是很自然的。因此，在某種轉變關頭，在某種情況下，他們中之某些人要發生一些動搖與變化，也是很自然的。他們是帶了各種各色的思想意識到黨內來。因此，對於他們的教

育與鍛鍊及他們自己的修養，乃是一個極重要問題。否則，他們就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

然而，即是如此。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問題。某些人要來依靠共產黨，到共產黨內來找出路，贊成共產黨的政策，總算還是不錯的，他們並沒有找錯共產黨。除開投機分子、敵探、漢奸外，我們對於這些人是最歡迎的。黨綱、黨章必須承認與遵守，至於對共產主義及黨綱、黨章的深入的研究和理解，那在他們進了黨之後再來學習。並且根據他們所學習的再去在鬥爭中鍛鍊與修養，這樣，完全可能使他們變為很好的共產黨員。本來，許多人在加入黨之前要他們深刻理解共產主義及黨綱、黨章，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提出承認黨綱、黨章作為入黨的條件，而沒有提出精通黨綱及共產主義等作為入黨條件，也就是這個原因。這些人雖然還不精通共產主義，但他們在目前共產主義的運動中，在目前的革命運動中，可能成為一個積極的戰士，而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他們加緊學習與修養，可能成為很好的自覺的共產主義者。此外，在我們黨章上還規定黨員有退出共產黨的自由（加入黨是沒有自由的）。任何黨員如果他對於共產主義不能深信，不能過黨內嚴格的生活，或其他原因，他有向黨聲明出黨的自由。只要他不洩漏黨的祕密，不反對共產主義，不作破壞黨的行動，黨是允許黨員出黨，並不作任何追究的。至於混入黨內的投機份子和奸細，那我們當然要清除出黨。這樣，我們黨的純潔仍能保持。

第二、在某些黨員中還帶着比較濃厚的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識。

這種個人主義表現：某些人在解決各種具體問題時把個人利益擺在前面，而把黨的利益擺在後面；或者他對於個人總是患得患失，計較他個人利益；或者假公營私，藉着黨的工作去達到他私人的某種目的；或者藉口原則問題，藉口黨的利益的大帽子去報復他私人對其他同志的仇恨。講到待遇，享受及其他個人生活問題，他總企圖要超過別人，和最高的人比較，競賽，「孜孜以求之」，並以此誇耀於人。但講到工作，他就要與不如他的人比較，有吃苦的事他設法避開，在危險的時候他企圖縮

走，勤務員要多，房子要住好的，風頭他要出，黨的榮譽他要享受，一切好的事情他都企圖霸佔，但一切「倒霉」的事情，總是沒有他。同志們！在我們黨內是存在有這種人的。這種人的腦筋，浸透着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他甚至相信這樣話：『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世界上不會有真正具體的大公無私的人，或者那是蠢才與傻瓜』。他用了這一大套的剝削階級的話，來掩護他的自私自利與個人主義。

這種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也常常表現在黨內的無原則糾紛、派別鬥爭及宗派主義與本位主義的錯誤中；表現在對於黨的紀律的不尊重與蓄意破壞的行動中。無原則鬥爭，大部份是從私人利益出發，派別鬥爭與宗派主義常把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擺在黨的利益之上。他們常是自覺的在無原則的派別鬥爭中破壞黨的組織與紀律，無原則的或是故意的打擊某些人，又無原則的結識某些人，互不得罪，互相隱瞞，互相吹噓……。

至於在黨內存在的本位主義，與這種個人主義雖是不同的。本位主義的產生，主要是由於同志只看到部份的利益，看到自己部份的工作，而沒有看到全局，看到人家部門的工作，因此，發生只顧本部工作利益以至妨害別人的錯誤。這在政治上說來，是一種與行會主義相似的東西，犯本位主義錯誤的同志，他的動機，他的出發點不見得一定是怎樣不好的。這固然不能與個人主義來比較。不過有個主義思想的人，他就常常也犯本位主義的錯誤。

第三、自高自大、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等，在黨內不少同志的思想意識中還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有這種思想的人，他首先計較他個人在黨內地位的高低，他好出風頭，歡喜別人奉承他，抬舉他，他有個人領袖的慾望，他逞能幹，好居功、好表現自己，好包辦，沒有『涵蓄』，有濃厚的虛榮心，不願埋頭苦幹，不願作技術工作。他驕傲，有了一點成功，即盛氣凌人，不可一世，壓倒別人，不

能平等的謙遜和氣的待人。他自滿、好爲人師，好敎訓別人、指揮別人，總想爬在別人頭上，而不受別人的指揮，不向別人尤其不向羣衆虛心學習，不接受別人的批評。他只能「高升」，不能「下降」，只能「行時」，不能「倒霉」，他受不起打擊和委屈，處理自己沒有伸縮性，不是「能縮能伸的大丈夫」，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圖在共產主義事業中把自己造成爲「偉大人物」與「英雄」，甚至爲了滿足他這種慾望而不選擇手段，然而，在他這種目的不能達到之時，他受到打擊和黨內同志冷漠的待遇之時，他就可能有動搖的危險，在黨的歷史上由於這樣而動搖出黨的人已經不少。在這種人的思想中殘存着剝削階級的意識，不了解共產主義的偉大。

同志們！共產黨員是不能有個人的自滿與驕傲的。即算某些同志是能幹。作好了某些工作，獲得了大的成績（如我們的軍官率領萬千隊伍打了勝仗，我們各地黨與羣衆工作的領導者在工作中創造了較大的局面等）吧！這或許是「偉大」的成績，很可以「自驕」一下。然而，如果拿這點成功和整個共產主義事業比較起來，又到底有多大呢？這還只能是「滄海之一粟」呵！這對於具有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人來說，又有什麼真正可以驕傲的呢？！

個人地位，對於黨員個人來說，又有什麼得失值得計較的呢？個人地位總莫高過於皇帝了。然而拿這與共產主義事業來比較，到底又有多大呢？還不是如斯大林同志所說只是「大海中之一滴」罷了。這又有什麼可以值得計較與誇耀的呢？！

不錯，在我們黨內，在共產主義事業中，是須要無數的共產主義的英雄，須要很多有威信有地位的黨與羣衆的領袖，目前我們有威望的革命領袖與英雄還真是太少了，還須要鍛鍊與培養很多很好的各方面的共產主義的革命的領袖與英雄。這對於我們的事業，倒是一件很重要的完全不可忽視的事情，誰個鄙視這一點，誰就不懂得怎樣推動共產主義事業前進。所以我們還必須大大提高我們黨員在革命事業中的前進心與朝氣。目前我們在這方面的發揚還是不够的。譬如，某些黨員的學習不努力，在

政治上理論上的興趣不高，就表現這一點。所以，我們反對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絕不是反對黨員的這種前進心，——這是共產黨最寶貴的品質。但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前進心，與個人主義的前進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追求真理，擁護真理，並最有效的為真理而鬥爭，它有無限的發展前途和進步性；而後者即對於個人來說，它的進步性也極有限度，並且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後者常為個人利益而自覺的抹煞，掩蔽與歪曲真理。所以，我們的同志，必須了解：真正共產主義事業中的領袖與英雄，決不是個人主義的領袖與英雄。這是不可以自稱的。凡是自稱領袖或自己個人企圖作領袖的人，他在我們黨內就決不能成為領袖，不論是全國的或地方的領袖都是大家擁護成功的。我們黨員羣衆不會擁護那種自高自大、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有個人領袖慾望與虛榮心的人來作自己的領袖。任何黨員沒有權利要求其他黨員羣衆擁護他作領袖或保持他的領袖地位。只有毫無個人目的、忠實於黨的黨員，他有高度的共產主義的道德與品質，他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他有相當的工作才能，他能實際指導黨的工作，他不斷的努力學習前進，他才能取得黨與羣衆的仰慕和擁護而成為共產主義事業中的領袖與英雄。

我們的同志還應了解：任何黨員，任何領袖與英雄，他在共產主義事業中，只能作一部份工作，盡一部份責任，共產主義事業是一件無數千萬人長期集體創作的事業，任何個人也不能包辦。即使我們偉大的領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也只能在共產主義事業中作好一部份工作。他們的事業還待我們千萬人來繼續努力。我們，普通的黨員，在共產主義事業中也是作一部份工作，盡一部份責任。我們的這一部份，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那一部份，當然是小得多。然而，我們總有一部份。大小雖然不同，但這個「一部份」是相同的。所以，我們只要作了一部份工作，就算盡了我們的責任。我當然盡可能使我作的這一部份大一點，然而，如果不能大，就小一點，對我們個人來說，這也是不值得計較的事。但無論如何我們最少總求其不妨害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還所大小不一

的盡我們一部份責任。這是我們對自己的工作所應懷抱的態度。因此，那些不願意作技術工作的同志，以爲在技術工作中是埋沒了他，使他「不能」（其實也能，如愛迪生、斯大哈諾夫等都是技術工人中出來的）揚名後世，不能施展他的才能，似乎這對共產主義事業不知是何等大的損失！因此，就多少喪失他共產黨員所應有的前進心。同志們，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技術工作在黨的工作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這些同志的工作，也是在共產主義事業中盡了一部份責任，和其他工作的同志一樣。共產黨員對於自己的工作，只看什麼工作是當時重要的，我們就去作；不管願意與否，或是能出風頭與否，譬如在俄國革命成功後，實行新經濟政策，曾經動員很多擔負重要黨、政工作的幹部去學習做生意，因爲，在當時只有共產黨的買賣作得好，才能戰勝私人資本主義。即使沒有黨員願意作買賣的，但由於作買賣重要，大家都去作了。而他們是作得對的。不作的不對。

自然，我在這裏重複一句，黨的負責人分配黨員的工作，是應該注意各個黨員的不同的情況，注意分配適合他個性的工作，發揚他的長處，並鼓勵他前進的熱忱。但被分配的黨員不能拿這一點作為理由，來拒絕接受黨給他的工作。

第四、有少數同志在黨內反映着濃厚的剝削階級的意識，他在黨內常常用對付敵人的辦法來對付黨內的同志，來處理黨內的問題，完全沒有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的偉大而忠誠的互助精神與團結精神。

有這種意識的人，在黨內是想抬高自己，發展自己，但他以打落別人，妨害別人發展的方法來抬高與發展自己。他要出人頭地，他嫉妒強過他的人，別人走在他前面或趕上與超過他，他是不甘心的。而想把別人扯下來，弄得別人落後才甘心，他不甘心居於人下。他只顧自己好，自己發展，不管別人的困難。他看見別的同志遭遇困難，受到失敗、倒霉，或者受到攻擊之時，他幸災樂禍，暗中欣喜，完全沒有同情心。他甚至對同志有害人之心，「落井下石」，利用同志的弱點和困難去攻擊與破壞同志，他在黨內也利用黨的組織上工作上的各種弱點，在黨內「鑽空子」，擴大這些弱點，以取得他

個人的某些好處。他在黨內好播弄是非，好在同志的背後說人家的壞話，進行一些陰謀詭計來挑撥同志的關係。他好參加黨內一切無原則鬥爭，對各種『是非』感到很大的興趣。特別是黨處在困難的時候，他就在黨內引起與擴大這些糾紛。總而言之，他邪氣十足，毫不正派。以這樣的人而說他能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反映無產階級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話嗎？很明白，這完全是沒落的剝削階級的思想之反映。因為一切剝削者要發展自己都必須妨害別人。資本家要發展自己的財產或在恐懼時不破產，他必須擠倒很多較小的資本家，他必須使無數的工人飢餓。地主要發展自己，他必須剝削農民，必須使許多人失去土地。德、意、日等法西斯國家要發展自己，它們必須妨害其他國家發展，使奧大利、捷克、阿比西尼亞等亡國，使中國受侵略。剝削者以妨害別人，使別人破產為發展自己的必要條件，所以剝削者不能有真正堅固的團結，不能有真正的互助，不能有真正的人類的同情心，而必須進行陰謀詭計，暗害人家，利於別人倒台破產。然而他們又不能不說假話，不能不裝作假聖人與『公道的主持者』在大眾面前出現。這是一切沒落的剝削者的特點。然而這些東西也反映到我們黨內一部份人的意識中間來。這些東西對於剝削者來說，也許是他們的道德的標準，但對於無產階級來說，就是大逆不道。

無產階級完全與上述的情形相反。無產階級不剝削工人，而受別人剝削，工人們彼此間沒有基本的利害矛盾，與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羣衆也沒有基本的利害矛盾。工人們要發展自己求得自己的解放，不獨不需要妨害其他工人與勞動人民的利益和發展，而且必須與其他的工人及勞動人民大眾團結一致，才能發展，抬高與解放自己。無產階級自己的解放，必須同時解放一切勞動人民與全人類。一個工人或一部份工人的單獨解放，是不可能的，他必須把人類解放事業進行到底，半途而廢，中途妥協，是不可能的，而必須是全人類的共同的總的解放。無產階級這種地位的客觀情況反映到覺悟的工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就完全與剝削者的思想意識相反。他們一方面固然要用最無情的手段剝奪人民

公敵，但另一方面絕不使用這種手段去對待自己的兄弟與同志，而使對待敵人的態度與手段，和對待同志的態度與手段截然分開。他們對於自己階級中的兄弟及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具有偉大而忠誠的友愛、熱情與同情心，對於自己的兄弟有偉大的互助精神，牢固的團結精神，真正的平等精神。他們在自己的兄弟以及人類中根本不承認任何人有任何特權，他們自己也沒有任何特權的思想，認為這種地位，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是一種侮辱。他們想發展自己，抬高自己，但是他們必須同時發展別人，抬高整個勞動階級的地位，才能使自己抬高。他們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不肯落於人後，而有極高的努力前進的心理，但他們必須尊敬、愛護與幫助在這些方面強過他們的人，而努力向他們學習，絕無嫉妒之心。他們極關心自己階級及世界全體勞動人民的痛苦與困難的境遇，關心每一個地方勞動者的解放鬥爭及其勝利與失敗的消息，認為不論那一個地方勞動者的勝利與失敗，即是他們自己的勝利與失敗，而表示極大的同情心與聯帶關係。他們認為對於任何勞動者及一切被壓迫者的解放鬥爭，冷漠不關心，或幸災樂禍的態度，是犯罪的。他們愛護自己的同志與兄弟，對於自己同志與兄弟的弱點和錯誤，是公開、坦白而誠懇的指示出來（這正是真正的愛護的表示），絕不企圖一敷衍、將就或甚至助長（這不是愛護的表示），並用一切方法幫助同志克服與改正這些弱點和錯誤，而不利用與擴大同志的弱點和錯誤去弄得同志「倒戈」，以至不可救藥的地步。他們對於自己的同志與兄弟能够「以德服怨」，只要同志改過，即毫無報復之心。他們能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對自己嚴格，對同志寬大，但是他們有堅定的嚴格的原則立場，光明，正直而嚴肅的態度，不能在原則上有任何讓步，不能容許別人對黨的利益有任何損害，也不能容許別人對自己的無理侮辱，尤其鄙視別人對自己無原則的過度的奉承、阿諛和誦媚。他們反對自己兄弟中一切無原則鬥爭，同時不使自己被牽扯到無原則的鬥爭中去，不被那些不負責任的、非正式的，在自己背後的批評所牽動與刺激，而喪失自己原則的立場、冷靜的思考與鑑定的態度。這一些代表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是我們每一

個黨員所應該反映、發揚與學習的。而我們的偉大領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一生，就是這種思想意識最高的、模範的具體代表者。這一些是現今社會中人類的正氣，共產黨就是表示人類正氣的。我們要發揚與提高這種正氣去克服一切的邪氣。

第五，在我們黨內及各種組織中還存在着官僚主義（關於這個問題以後有機會再講）。在某些個別同志中還存在着『小氣』、計較小事、不識大體等毛病。他們沒有共產主義的偉大氣魄與遠大眼光，看不到大的方面，而對於他們鼻子下面的小事物却是津津有味。他們對於黨內與革命中的大問題，大事變不大感覺興趣，而常常計較那一針一線，一言一語的小事，爲了這些小事，他們可以鄭重其事的和別人爭論不休，傷感備至。也容易被別人的小恩小惠所籠絡。他們具有農村社會中小生產者那種狹隘性的特點。另外還有個別的人似乎就是一些不清楚不確定的人物。對於他可以這樣也是，那樣也是，雙方討好，到處逢迎。他可以對他心恨的人面上敷衍得好。他可以當你的面說你好，背地裏又說你壞，可以在這個人面前說某人好，在那個人面前又說某人壞。『看人看勢說話』，『順風轉舵』，偏向有勢力的方面，毫無原則，是他的特點。有時候他簡直如蝙蝠一樣，看那一方有勝利，他就投到那一方面。這種『非驥非馬』，『兩面三刀』的人，在我們隊伍中並不是完全沒有的。這種人表示他們有小商人的特性，此外，還有個別的人就受不起舊社會剝削階級的引誘，看到了花花世界，看到了金錢美色，就們就動搖起來，以至因此可以犯罪，直至叛變黨與革命。

此外，還有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動搖性、流氓無產階級與破產農民的破壞性等，也常反映到黨內一些同志的意識中來，我們不必再往下面列舉了。總而言之，在我們黨內除開代表着偉大的、堅強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而外，還在一些同志中或多或少的反映着社會中各種非無產階級的以至沒落的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這些思想意識有的時候潛伏着，只在一些個別的日常的小問題上暴露出來，有的時候就發展起來，系統的暴露在黨內各種原則問題上，重大的政治問題上和黨內鬥爭

中。黨的組織中個別部份，個別環節，也可能被這些錯誤的思想所統治所腐蝕，在發展到最高度的時候，如在陳獨秀、李立三、張國焘等人的時代，這種錯誤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甚至暫時的支配着黨的主要領導部份或重要領導部份。但在平常的時候，它又被正確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壓服着。這樣就表現為黨內的思想、意識的鬥爭。對於某些黨員個人來說也是這樣，有的時候他的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潛伏着，被克服着，但在另外的時候又可能發展起來，以至支配着他的行動；這樣也就表現為個人的兩種不同思想的矛盾和鬥爭。我們在思想、意識上的修養，就是我們自覺的要以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及我們對於個人發展與階級的、民族的和人類的解放利益之正確關係的了解與反映，去克服和肅清各種不正確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

四 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來源

同志們！共產黨是代表著現今人類社會中最光明的最進步的一方面。是人類最高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寄託與發育之所。世界上最覺悟、最進步、最健全、最有道德與正義感的人士，集中在共產黨中，而堅持不屈的與一切黑暗勢力搏鬥着，為人類社會的光明與最後解放而奮鬥着。中國共產黨是世界共產黨的最好支部之一，有強固的馬列主義的理論武裝，同時繼承着中華民族歷代進步思想家、事業家的優良傳統。它是代表中國社會中最進步最光明的一方面，在它的組織內集中着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男女。它與中國社會中舊的黑暗勢力和傳統作過了長期的鬥爭，有着長期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和鍛鍊。這一切都是我們共產黨人足以自豪的。而且我們完全自信並有一切的根據說：我們一定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與最後的成功。然而，即使如此，在我們的組織中還不是盡善盡美的，還不是沒有缺點與錯誤的，在我們的隊伍中，還不是沒有不健全的人以至壞蛋的，這些不健全的人和壞蛋，也還不

是不能幹出一些烏七八糟的壞事來；這就是說，在我們光明的黨內，也還有它黑暗的東西，黑暗的一面。這就是我在前項中所列舉的那些東西。

同志們！家裏既已招來了醜女婿，或者娶來了醜媳婦，總不好完全不讓他們見客的。我們對於這些黑暗東西本想抱着「家醜不可外揚」的態度，但這是不可能的。廣大的人民經常與我們黨接觸聯繫，同情我們的人要來參觀，廣大抑慕我們的人士及青年男女要來我們這裏學習或加入我們黨，這些人來到我們這裏，除開看到了我們一切進步的、光明的、美麗的東西和「家人」之外，就還碰到了我們的醜女婿或醜媳婦，在稠人廣衆之中說了些醜話，演了些醜態，於是就引起了一些客人及新黨員的疑問和奇怪。他們這樣問：共產黨不是最公平的嗎？共產黨人不是最優秀的男女嗎？為什麼在共產黨內還有這種醜人壞事呢？這難道不奇怪嗎？有一些青年同志，當他們未入黨前，他們對現社會有極大的不滿，覺得一切都是出路，只有共產黨最光明。他想了，他入黨以後一定一切都會滿意，都會有辦法的。但當他們入黨以後，他們開始感到了黨內還存在着某些錯誤缺點及黑暗的東西，而且實際上也並不能使他們一切都滿意（因為他們所滿意的事，有多少是不合於黨與革命的利益的），他們今天實際上感到的與他們原來的理想並不完全相合，如是他們開始懷疑，覺得奇怪。「為什麼共產黨內也有這些事呢？」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有些人在沒有來延安及進抗大以前，以為延安及抗大是合於他們理想的那樣好，及至到延安進了抗大以後，也不能處處都使他們滿意，於是他們也覺得奇怪，「為什麼延安與抗大也有這些不能令人滿意的事呢？」某些人因為對於這些問題不能解答，以至在悲觀失望着。

對於這些問題，除開引起我們的警惕，教育我們的黨員和幹部嚴重注意——要好好的對待與帶領我們的新黨員及一切傾向我們的人，不能給他們以壞的影響而外，還少不了要向我們黨內黨外的同志們解釋一番。

爲什麼在我們光明的黨的組織內還有這些不好的事情呢？我想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的黨不是空

想的從天上掉下來的黨，而是現實的從中國社會中產生出來的黨。我們的黨員雖是一般比較最優秀的中國男女，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部隊，但他們都來自中國社會的各部份，而且現今還生活在社會中。但今天中國這個社會是充滿了剝削者的影響——自私自利、陰謀詭計、官僚主義等各種惡濁的東西。我們有很多最好的黨員不易受這些東西的影響，但還有某些黨員多少帶來一些或者反映一些社會中的惡濁東西到我們黨內來，這有什麼奇怪呢？正如一個人從污泥中爬出來而且經常要在污泥中去混，他的身上帶有污泥，這有什麼奇怪呢？這完全不奇怪！是一定有的。共產黨內如果完全沒有這些惡濁東西，倒是奇怪。為什麼在這樣惡濁的社會中能夠產生毫無惡濁東西的共產黨呢？這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事。我們可以說：只要社會中還有這些惡濁東西，社會中還存在着階級，存在着剝削階級的影響，那末，在共產黨內一定也多少還會存在有這些惡濁東西。因此，共產黨就有革命的任務，黨員就有餽養和鍛鍊的必要。因此，我們除開進行社會鬥爭，反對社會中各種黑暗的落後的勢力和東西以外，還必須進行黨內鬥爭，反對黨內某些動搖不堅定的份子反映社會中各種黑暗的落後的東西到黨內來，這就形成爲我們黨內矛盾與黨內鬥爭的根源。我們也就在黨內黨外各種鬥爭中，去改造社會，去逐漸清除社會中各種黑暗的落後的東西，同時也改造我們的黨與黨員，解決黨內的矛盾，使我們的黨與黨員達到健康與堅韌的地步。

斯大林同志說：

『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底矛盾是在下列兩種情形中產生出來的：

第一、是在階級鬥爭環境中，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思想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散佈其影響，無產階級中那部份最不堅決的階層（也就是指無產階級政黨中最不堅定的階層），常受此影響而向其投降。絕不能以爲無產階級是完全與社會孤立而逍遙於社會以外的東西。無產階級是社會的一部份，有千索萬緒將它和社會上許多不同的階層來聯繫着。而黨又是無產階級底一部份。因

此之故，黨也不能自由自在地脫離它和資產階級社會許多不同的階層間的聯繫而不受其影響。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思想之影響往往深入於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資產階級的意識、道德、習慣和情緒，往往經過那部份與資產階級社會這樣或那樣聯系着的無產階級階層，而深入到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來。

第二、是因為工人階級成份之複雜，工人階級內部存在着各種不同的階層。……

第一個階層，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基本羣衆，它的核心及經常幹部，這就是「血統的」無產階級羣衆而早與資產階級破壞了一切聯系了的。這一個無產階級階層是馬克思主義之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個階層，這就是，不久從非無產階級中出身，由農民、小資產階級隊伍及知識份子中出身的。這樣階層，僅在不久以前才跑入無產階級隊伍，而將自己的習慣、嗜好、動搖都帶到工人階級裏面來。這一個階層是一切無政府主義、半無政府主義和「超左派」之最便當的基礎。

第三個階層，這就是工人貴族，工人階級之上層份子，是無產階級中生活上最有保障的一部份。他們總是希望和資產階級妥協，其主要心理，便是巴結世界上的權貴人物而「自謀其位」。這個階層正是一切公開的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最適當的基礎。」（『斯大林選集』二卷二四頁）

同志們！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光明的無產階級政黨內部還存在着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各種錯誤缺點及惡濁東西的根源，這就是黨內還存在着各種矛盾的根源。

五 對待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態度及黨內鬥爭

由於剝削階級的影響，由於工人階級成份的複雜，還由於今天我們黨內成份的複雜，所以就產生

我們黨內各個黨員間思想意識的差別，觀點、習慣、嗜好和情緒的差別；產生各個黨員間在某種程度上不同的人生觀、世界觀和道德觀，而且也產生各個黨員間對於事物、對於革命中的各種問題之不同的認識方法與思想方法。——某些人，是從事物之靜止的、孤立的狀態上去看事物；而另外一些人，就從事物之發展的聯結的狀態上去看事物。某些人，只看見或誇大事物之這一方面；而另外一些人，就只看見或誇大事物之那一方面。總之，他們都不是符合客觀事物之發展與聯結的規律去全面的看問題。而是片面的主觀的去看問題——因此，就產生各個黨員間不同的活動方法，就引起黨內許多分歧的意見，不同的主張與爭論等，就引起黨內的鬥爭。特別在革命的轉變關頭，在革命鬥爭每一次加緊與困難增加的情況之下，在剝削階級與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和推動之下，這種分歧與爭論也就必然要更加激烈起來。

所以問題的中心，不在於黨內有無不同的思想意識，有無意見上的分歧，還是一定有的，問題的中心，是在於如何解決黨內的矛盾，如何跑出這種分歧，如何克服黨內各種不正確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當然，這祇有黨內鬥爭，才能解決這種矛盾，征服這種分歧和克服各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正如恩格斯所說：『在任何時期，沒有誰可以把矛盾長期掩藏起來，矛盾須由鬥爭來解決。』

對於我們黨內各種錯誤與缺點及不好的東西，在黨內黨外有幾種不同的人，存在着幾種不同的看法和幾種不同的態度。

第一種人，他們不看見或者不願看見黨內這些缺點、錯誤及不好的東西，而盲目的樂觀着，自以為我們黨內什麼都好，因此，也就懶惰他們的警覺性，放鬆他們對於這些缺點、錯誤及一切不好東西的鬥爭。

第二種人，就只看見或差不多只看見這些缺點、錯誤及不好的東西，而不見黨的光明，以為黨內什麼都不好，因此而悲觀失望，喪失他們對於黨的前途。或者在看見這些東西之後，大驚小怪，以

爲這將『了不起』，而使自己慌亂起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正確的，片面的。至於我們的看法，與前兩種人都不同。我們一方面看到我們的黨是中國最前進、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另一方面，又清楚看到在我們黨內還存在着各種大小不一的缺點與錯誤及不好的東西；同時我們還清楚了解這些東西的來源及糾正與逐漸肅清它們的方法，而加強自己的努力與工作，進行必要的鬥爭，推動我們的黨和革命前進。

由於各人的立場不同與看法不同，對於我們黨內這些不好的東西，也就有幾種不同的態度。

第一種態度，這就是高興我們黨內有這些缺點、錯誤和不好的東西，幸災樂禍，並想一切方法利用與擴大（有時是採取反對某種錯誤擁護黨的路線之形式，而把錯誤弄到另一方面去）這些錯誤、缺點及不好的東西，來達到破壞我們黨的目的。這是黨外敵對我們黨的人們及黨內暗藏的奸細與托派份子所採取的。

第二種態度，這就是同情、接受並學習黨內某些錯誤的思想及壞的樣子，以滿足他私人的某些企圖與慾望。他認爲黨內某些缺點、錯誤的存在對於他是有利的，因此，他也自覺與不自覺的助長某些缺點、錯誤的發展而加以利用。這是黨內的授機份子及品質極不好的黨員所採取的。

第三種態度，這就是自由放任黨內這些錯誤、缺點及各種壞的現象不管，而任其自流的發展，他得過且過，而不願和這些東西進行鬥爭，或者他懼怕黨內鬥爭和自我批評，認爲這是對黨有害無益的，或者是麻木不仁的不願意看見這些現象，或者是對這些現象敷衍了事，採取調和的折中的態度。這是對黨責任心薄弱的黨員，及有濃厚自由主義思想與犯官僚主義錯誤的黨員所採取的。

第四種態度，這就是對黨內這些錯誤、缺點及某些思想不很正確的人抱着「深惡痛絕」的態度。隨便的宣告和他們絕交，企圖一下子就把他們從黨內肅清，驅逐他們出黨。但如果一下不能把他們肅清，或者還碰了釘子的時候，就表示沒有了辦法，悲觀失望，傷感起來。或者「潔身自好」不管他們

，或者自己遠遠的離開了黨。這種絕對的態度，還表現在對於黨內鬥爭與自我批評的機械的了解，他們以為在黨內同志中鬥爭得愈兇愈好，把什麼小事都提到所謂「原則的高度」，對什麼小缺點也加上政治上的機會主義等大帽子，濫用組織手段甚至黨外的鬥爭手段來懲罰同志。他們不按客觀需要及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來適當的具體的進行黨內鬥爭，而機械的、主觀的、極其橫暴的、不顧一切的來「鬥爭」。他們認為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要開展黨內鬥爭，而且鬥爭得愈多愈兇就愈好，以至發展到故意在黨內搜索『鬥爭的對象』，故意製造黨內鬥爭，並使黨的工作的推進，依靠在這種機械的所謂『鬥爭』上面。這是不了解黨內矛盾的根源的黨員，缺少辦法對付黨內分歧的黨員和機械了解黨內鬥爭的黨員所採取的。

第五種態度，這就是我們所應當採取的態度，和上述四種態度相反，（一）我們首先認識與辨别黨內各種現象，各種思想、意識，各種分歧的意見與主張，那些是正確的，對黨與革命的長遠利益是有益的？而那些又是不正確的，對黨與革命的長遠利益是有害的？或者在爭論的兩方面都是不對的，對的應該是第三種意見與主張。經過冷靜的辨識與思考之後，決定自己正確的態度，而站在正確的方面。不盲從，不崇拜任何偶像。（二）學習、提倡並發揚黨內一切好的模範和正氣，贊助一切正確的主張與意見，不學一切壞樣子，不受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的影響。（三）不採取自由主義，而與黨內各種原則錯誤的思想和主張，與黨內一切壞的現象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去不斷克服這些錯誤與現象，不敷衍不放任這些錯誤與現象的發展，使之損害黨的利益，也不畏懼這種黨內鬥爭。（四）但是不抱機械的絕對態度，在原則上的不調和與明確性和鬥爭方法方式上的靈活性與忍耐說服的精神聯合起來，在長期鬥爭中去教育、批評、鍛鍊與改造那些有錯誤思想，但不是不可救藥的同志。是具體的、適當的去進行黨內在各個時期各種原則問題上所必要的思想鬥爭，而不是主觀的、機械的、神經病似的在黨內亂鬥一陣，也不是有鬥爭的嗜好。（五）在黨內鬥爭中團結黨，提高黨的紀律和威信，對

於黨內某些已經不可救藥的份子，給以組織上的制裁直至驅逐出黨，這樣來達到黨的健康與鞏固。這是黨內一切好的前進的黨員所採取的態度。在上述五種態度中，只有這第五種態度是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的態度。

上述第一、第二種態度之不對，是很明白的。我們的敵人要利用每一個我們的缺點與錯誤來進行破壞我們黨的工作，是不足奇怪的。我們除經常提高警覺性之外，應該在黨內每一次缺點與錯誤發生之時，儘可能減少給敵人利用的一些可能機會。這是每一個愛護我們黨的同志所應有的職責。如果我們的黨員在黨內鬥爭中不顧及這一點，如果他只圖當時鬥爭的勝利，一時的痛快，甚至不拒絕壞份子的援助，而與壞份子結合，或者還假藉黨外的某種力量與援助來達到黨內鬥爭的某種目的，那末，他就在政治上、黨的紀律上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我們的黨員，在黨內應該反映正確的思想，學習好的模範，而不正確的思想和壞的樣子就不應該學習，而且應該反對。但是在黨內竟還有某些同志除反映正確的思想，學習好的模範之外，多少還要反映些不正確的思想與學些壞的樣子。對於某些同志來說，似乎是學壞容易而學好難，這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有些同志當黨內有某種錯誤發生時，常是有意無意的要助長擴大這些錯誤，在黨內鬥爭中則常常站在錯誤的一方面，或者由於某種立場而站在優勢的一方面。對於這些同志如果不給以嚴重的刺激和鍛鍊，是很難有進步的。

至於第三種對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及壞的現象抱自由主義、官僚主義態度的同志，當然也是極錯誤的，是完全非布爾塞維克的態度。我想，還對於你們馬列學院的學生是很明白的。因為在你們學過的「黨的建設」內有整個一章論到黨內自我批評與思想鬥爭的必要，列寧、斯大林在很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解釋得很清楚，很深刻，中國出版社出版的「論政黨」一書第四章第五章講得很多，你們可以去參考，所以我在這裏用不着多講。現在我所要指出的，就是在我們黨內抱這種態度的同志的確還是不少，

真正負責的、正式的、誠懇的進行自我批評，揭露黨內各種錯誤與缺點及一切壞的現象，而加以改正與清除，常常是表現得不够，特別由下而上的這種自我批評不够，在這一方面我們還必須大大加以發揚。然而，在黨內那種不負責任的、非正式的、怯懦的、對於這個人或那個人，對於這件事或那件事的批評與不滿，背地裏的議論與閑話，却是不少；這是黨內自由主義的兩種表現形態。這是表示某些同志在政治上的發展、革命鬥爭中的勇氣還不够，黨內民主的正確發揚還不够。某些同志不敢破除情面，不敢得罪別人，怕引起別人的抱怨和對於自己的反批評，而甯願放任各種錯誤，缺點在黨內存在，採取『得過且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敷衍了事的態度，然而却又在背地裏去議論人家，這對於黨是無益有害的。因為這種不負責任的批評與議論，可以引起黨內無原則的糾紛與不團結的現象，可以給黨內暗藏的好細份子、壞份子以機會來進行破壞黨的活動。而黨內的錯誤與缺點也絕不會因爲這種不負責任的批評而得到改正。所以，在六中全會通過的黨規上就禁止這種不負責的批評與議論，而提倡黨內負責的、正式的、對黨有益的自我批評。

黨內既有各種缺點和錯誤存在，既有各種不正確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存在，而這些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中之每一種都可以在某種時期發展成爲黨內某種傾向，產生黨內某些原則上的分歧，影響到黨的行動之一致。這種情形，如果不正確的發展黨內的自我批評，經常揭露與糾正各種錯誤和缺點，不克取各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不進行黨內鬥爭來征服黨內的分歧，而採取折中的態度與「中間」路線，而得過且過，敷衍了事，那末，「就不能正確的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斯大林）「我們就不能前進，就不能發展」；「我們就不復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而一定陷於滅亡」。（列寧）「在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線，便是閉塞頭腦的「路線」，抹煞分歧的「路線」，黨在思想上腐化下去的「路線」，黨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路線」。「中間」路線底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是羨縮而日趨於腐化的政黨底政策。這一個政策不能不使黨變成空洞的官僚主義的機關，和木偶一般！

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脫離工人羣衆。這個道路決不是我們的道路。」（「斯大林選集」二卷，二九頁）

所以，「以鬥爭來征服黨內的分歧，乃是本黨發展的規律」。「我們的黨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的過程中發展和鞏固起來的」。（「斯大林選集」二卷，二二二頁）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的自由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態度，是不對的，而必須發展自我批評，進行黨內鬥爭，來反對黨內一切壞的現象，征服黨內的分歧，才能使黨鞏固發展和前進。

在這個問題上的自由主義，還表現在另外一種現象上。就是當着黨內某種爭論已經發生的時候，許多同志把工作放着不做，而去整天整月的進行空洞的爭辯或者任意的放縱起來，咒罵黨內一切，並且在這種爭辯中使黨內的團結鬆懈，使我們的幹部解體，使黨的紀律削弱，使領導變為無能，使黨的威信破壞，把我們戰鬥的黨的組織與黨的機關變為爭辯的俱樂部。這種現象在過去我們黨的某些組織中是不只一次發生過的。這也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醜事」，「而是污蔑工人階級。」這是異已的，反布爾什維克的所謂「自我批評」。這與我們所主張的自我批評毫無半點之點。我們的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不是為的破壞黨的威信，破壞黨的紀律，減弱黨的領導；而是為的提高黨的威信，鞏固黨的紀律，加強黨的領導。

至於第四種抱着絕對態度的同志，也是不對的。

這種態度，是上述第三種自由主義態度之反面。因為他們不了解黨內這些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有深厚的社會根源，絕不是一下子可以肅清的。黨內的同志在各種不同的時候，都可能多少不一的反映社會上一些不正確的思想、意識，只有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樣的純潔堅定，那樣正確、敏感而深刻的去認識事物，才可以完全不受這些思想意識的影響。所以孫中山先生稱列寧為「革命的聖人」，也就是這個道理。而我們要在工作中犯一些錯誤，也是每個同志不能免的。如果說，所有多

少反映社會上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的同志，所有犯錯誤的同志，但不是不可救藥的壞份子，都不要，都不能容納，那絕對的拒絕他們，或者肅清他們，那末，我們的黨就不能建設。這樣拒絕、肅清的極端結果，可能使這種抱絕對態度的同志自己也不能不從黨內肅清出去。因為他也不是『革命的聖人』，也不能不犯錯誤。如過去某些在『肅反』中犯錯誤的同志，就抱有這種絕症的態度。抱這種態度的同志，特別不了解共產主義事業路程中極大的艱苦工作，是要把人類改造為大公無私的共產社會的公民。如果他們了解這一點的話，了解帶有各種弱點的人類都要使他們在長期鬥爭中鍛鍊、教育，造成為高等文明的共產主義者，那末，今天為什麼他們不能夠教育與改造已經加入黨的帶有多少舊社會思想殘餘的黨員呢？自然改造與教育這些黨員，須要長時期的、耐煩的教育與鍛鍊工作，是很艱苦的工作。但是，如果這點小的艱苦工作都不願做，都畏難，那又還說什麼改造世界與人類？改造世界與人類的空前艱巨的工作，我們都下決心做，都不畏難，那末，現今世界上還有什麼艱苦工作可以使我們畏難的呢？具有共產主義人生觀、世界觀的黨員，是大無畏的，是不怕一切艱難與困苦的，同時了解世界事物的過程是曲折的。所以，那些抱絕對態度的同志還是不了解共產主義事業的艱巨性與曲折性。他畏難，想走直路，想一下就肅清一切不痛快的東西，一下就跳到他理想的世界去，那末，他要碰壁，是一定的。但及至他在壁上碰得頭破血流之後，他就悲觀失望，喪失他對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前途與信心，這就暴露了他自己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本質，可惜多少抱這種態度的同志在我們黨內還是不少！

黨內鬥爭之所以必要，是由於在黨的發展過程中及無產階級鬥爭過程中產生了黨內原則上的分歧；這時候，『祇有為了擁護這個或那個原則而實行鬥爭，爲了確立這個或那個鬥爭目標來進行鬥爭，爲了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此目標的鬥爭方法而鬥爭』，（『斯大林選集』二卷，二一九頁）才能征服這種分歧解決這種矛盾，任何妥協都無濟於事，黨內鬥爭就是必要的，而並不是由於我們嗜好鬥

爭，歡喜爭辯。這就是說，當着問題已經發展到原則的高度，非用鬥爭來解決不可的時候，我們應毫不躲避的進行黨內鬥爭，來解決這些問題。而並不是說我們在一切時事政治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所有一切不同的意見，均非小題大作，絕不妥協，板着面孔來進行黨內鬥爭不可。斯大林同志說：『在時事政治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的。』（同上）

當着黨內發生機會主義思想，存在原則上的分歧，那我們必須進行反對各種錯誤原則與機會主義的鬥爭，來加以克服；而不是說在黨內並無原則上的分歧與機會主義發生之時，主觀的硬要擴大同志間在某些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之不同的意見，並把這當作「原則分歧」，硬要「搜捕」某些同志當作「機會主義者」，來作為黨內鬥爭之射擊的「草人」；並且以為黨的工作，黨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勝利，就靠對於這種「草人」的射擊之火力的強度，而得靈驗如神的開展。當然，這並不是什麼真正要鄭重其事的進行黨內鬥爭，而是對黨開着玩笑，把帶着極嚴重性質的黨內鬥爭當作兒戲來進行。

對於黨內某些犯了原則錯誤與機會主義思想的同志，當着他不聽說服，不顧黨的批評而堅持錯誤，剛愎自用，頑固不化，抵抗黨的方針，或者採取兩面派態度的時候，應該給以刺激，公開批評，以至給以組織上的打擊和處分，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這些犯錯誤的同志，並不堅持錯誤，經過討論說服以後，願意改正錯誤，放棄他原來的觀點，或者正在冷靜考慮他的錯誤，而與其他同志進行平心靜氣的討論之時，並不是也要給以打擊與處分。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並不以面孔板得愈兇就愈好，也不以處分同志愈多就愈好，而以真能教育黨，教育犯錯誤的同志，糾正錯誤，鞏固黨，為自己的最高的目的。如果在和平的討論、說服與批評的方式之下，能够達到這些目的，而不須要板着面孔爭得面紅耳赤，而不須要處分同志與打擊同志，如果這是可能的話，那當然是再好也沒有的。然而，我們在

以前某種時期內，常常很難聽到黨內的一種公開的公論，說這種並沒有原則分歧的黨內和平與黨內團結是很好的，必要的。照某些似乎瘋癲的人來說，任何黨內和平，即使是在原則路線上完全一致的黨內和平，也是要不得的；而必須「平地風波」的來製造黨內鬥爭，才能算得「布爾什維克」。當然，這並不是什麼『布爾什維克』，而是近乎不可救藥的人和以『布爾什維克』來投機的人才這樣。

同志們！這就是說，為什麼上述四種態度都是不對的緣故。這就是說，我們要用怎樣的態度去對待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和壞的現象的解答。本來，我們就是在反對黨內黨外各種黑暗東西的鬥爭中來改造世界與人類，同時也改造我們的黨和我們自己。黨內鬥爭，是黨外階級鬥爭的反映。黨是在黨外階級鬥爭中——在廣大羣衆革命鬥爭中來鍛鍊，發展與鞏固自己，同時，黨又在黨內鬥爭中達到自己的鞏固與統一，而更有計劃的、正確的、有力的去領導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所以，對於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及壞的現象，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企圖抹煞黨內原則的分歧，躲避黨內鬥爭，掩蔽黨內矛盾，敷衍了事，是根本上不對的，是對敵人有利的；因為它與階級鬥爭發展的規律相反，與我們在鬥爭中改造世界與人類的基本觀點相反。所以使黨內鬥爭脫離黨外的階級鬥爭——脫離廣大羣衆的革命運動，而變為空洞的清談，也是不對的；因為，離開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就不能鍛鍊，發展與鞏固黨。但是，如果把事情弄到另外一個極端去，對於一切有錯誤、缺點但不是不可救藥的同志，抱着絕對的態度，機械的去進行黨內鬥爭，主觀的去製造黨內鬥爭，也是不對的。因為，這也要毀損黨，給敵人以乘機攻擊我黨的機會。這也是完全違背黨的發展之規律的。對於黨內犯錯誤的忠實的同志，不是一開始就和他們決絕，而應該抱着愛護與同情的態度去說服、教育和鍛鍊他們，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不公開打擊他們、驅逐他們。當然，我們不能容許任何人來損害黨的利益，我們也必須預防投機份子、奸細、托派份子、兩面派份子，利用一切機會來損害黨的利益。

雖然在我們的黨內今天還存在着某些個別的部份的壞的現象，但是，我們

完全相信，在工人運動的發展中，在偉大的羣衆革命鬥爭中，是能够而且一定要肅清這一切東西的。中國共產黨以往十餘年來鬥爭的歷史及它在各方面的偉大的進步，和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發展的歷史，都使我們對於這一點完全的深信無疑。

黨內鬥爭，是整個革命鬥爭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組成部份。因此，我們的同志，不獨是應有黨外鬥爭的鍛鍊與修養，而且應有黨內兩條戰線鬥爭的鍛鍊與修養。但是，這一點在我們不少的同志中，還沒有真正深刻的體會到，還缺乏這一方面的鍛鍊與修養。這表現在黨內許多無原則的鬥爭，表現在以下的事實中：即我們有些同志特別在部隊中工作較久的某些同志，當他們與黨外反革命鬥爭時，不論是如何的殘酷，如何的艱難困苦，受打擊、委屈與冤枉，他們是絕不動搖、抱怨與傷心的。但是，當他們在黨內鬥爭中，他們就絲毫也受不起批評、打擊、委屈與冤枉，甚至連一句話也受不起。或者他多疑的以為別人的某些話是暗示着他的，為了這些話，他可以抱怨、傷心至於極點。同志們！這種現象是不能不引起我們注意的。

一方面，我們應該說，這些同志一般都是很好的同志，因為他堅決的和反革命鬥爭，他把自己的黨當作溫情滿懷的母親。當他在和反革命進行了各種艱難困苦的戰鬥之後，回到自己偉大母親的懷抱中，是應該受到各種鼓勵、安慰與愛撫的，而不應該再受到任何打擊、批評與委曲。他們的這種希望，也是應該有的。然而，有一點他們沒有估計到或者估計不足，這就是我們黨內還有各種錯誤、缺點，還有黨內鬥爭，每一個同志也必須經過這種鬥爭，在黨內鬥爭中受到各種正確的或不正確的批評、打擊，以至委屈與冤枉，是不可免的，每一個黨員都是要經過的。這並不是黨的無情，而是黨在階級鬥爭中不能避免的現象。但是，這些同志沒有估計到這一點，所以一遇到這種現象，就覺得奇怪，就出乎意外的難過與傷心。

在這裏，我覺得一方面我們的同志要注意和其他的同志團結，要用誠懇坦白的態度對待同志，不

要隨便的用言語去傷害其他同志，不要挖苦刻薄，尤其不要在別人的背後不負責任的去批評同志，除開十分頑固，堅持錯誤，在黨內作各種壞事的人以外，對一般同志的錯誤，應該清楚的，誠意的站在幫助與愛護同志的立場，當面向的勸告與批評。這是我們尤其是比較負責的同志應該注意的。應該記着中國一句古話：『利刀割體創猶台，惡語傷人恨不消。』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們同志自己就應該經常有黨內鬥爭的準備，應該受得起打擊、批評，以至冤枉、誤會。尤其不要為別人一些不負責任的，甚至不正確的批評與流言所刺激而衝動起來。除開同志間組織上正式的相互批評以外，只要自己的思想行為正大，對於別人不負責任的誤會與批評，必要時可以申明與解釋一下，如果解釋不了，只好讓別人去說。也應該記着中國兩句古語：『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任從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因為世界上完全不被別人誤會的人是沒有的。我們一方面，應受得起誤會，不牽入無原則的鬥爭；另一方面自己應經常警惕，檢點自己的思想行動。

這就是說，我們自己不要用言語隨便去傷害別的同志，但當別人用言語來傷害自己的時候，應該受得起。

黨內無原則的糾紛，我們是在根本上反對的，黨也是在根本上禁止的。因為它『無原則』，對黨有害無益。因為它『無原則』，所以沒有多大『是、非、善、惡』可分，所以我們不要在無原則鬥爭中去評判誰是誰非，去計較誰好誰歹，這是弄不清楚的。我們只有在根本上反對與禁止這種鬥爭，要求進行這種鬥爭的同志，無條件的停止這種鬥爭，回到原則問題上來，這是我們對無原則糾紛所採取的方針。但是，不管黨的禁止和我們的反對，黨內某些無原則糾紛仍然要發生或者在某些原則鬥爭中夾雜着許多無原則的問題又怎樣呢？或者這些無原則的糾紛特別要來光顧我，把我牽扯在內，又怎樣辦呢？那末，我們還只有着重原則問題，而不要去着重無原則問題，還祇有根據上述的方針駁正對待這些無原則糾紛，始終站穩自己的原則立場，不被牽扯到無原則糾紛中去。不要人家來一個『不對』

，我也還他一個『不對』。我應該始終站在『對』的方面，去反對人家的『不對』。這件事對於我們某些同志來說，是很不容易作到的。所以，也必須有鍛鍊和修養。

總而言之，我們在思想意識上的修養，就是要我們在基本上鍛鍊成為一個忠誠而純潔的前進的模範黨員和幹部。我們要：（一）從馬列主義的學習、革命的實踐中來建立自己的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建立自己的黨與階級的堅定立場；（二）根據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與堅定的黨的立場，去檢查自己一切的思想行動，糾正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同時，以此去觀察問題觀察其他同志；（三）經常採用適當的方式與態度和黨內各種『正確的思想意識』作鬥爭，特別是影響到當時革命鬥爭的各種思想；（四）在思想、言論、行動上嚴格的約束自己，主要是對於當時革命鬥爭有關的政治思想，言論和行動有嚴格的立場與原則來約束，除此以外，最好連許多『小節』（個人生活與態度等）地方也注意到；但對其他同志的約束，除開原則問題與重大的政治問題外，就不要過份嚴格，不要在『小節』地方去『吹毛求疵』。

同志們！黨員基本的思想意識的修養，簡單講來，就是這樣。

六 在政治上展開我們的思想鬥爭

但是，同志們！僅僅只是這些，僅僅是這些最基本的東西還不够，我們必須還把思想上鍛鍊和修養的重心放在當時的政治鬥爭和政治路線上來。因為政治鬥爭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是最完全最具體的表現在無產階級對於當時政治鬥爭所採取的立場和態度之上，表現在對於當時政治鬥爭所採取的方針和路線之上。我們的思想意識，不是抽象的與不可捉摸的，而是具體的表現在我們對於各種事物、各種問題的觀察和言論、行動與計劃、方針等等之上，而特別具體的表現在

我們對於當時政治鬥爭中各種基本的重大的問題之觀察和言論行動之上。所以我們看到各人對於當時政治鬥爭中各種基本的重大的問題所採取的立場和態度，看到各人對於這些問題的觀察，對於這些問題的言論、行動與計劃、方針等等，我們就可以知道：各人的思想在當時主要是代表何種階級的觀點，嗜好、情緒和希望及利益與要求。所以決定我們是否為無產階級的代表，或者還是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代表，並不僅僅由我們主觀的願望來決定，而主要的是由我們對於當時政治鬥爭中各種基本的重大問題所採取的立場與態度及言論、行動、計劃、方針等等，是否真能代表無產階級在這些問題中的希望與利益和要求來決定。不能說，僅僅我們主觀上願意代表無產階級，願意作一個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而我們在客觀上就已經成為無產階級的代表，成為真實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這還完全不够。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自稱為「無產階級的代表」，自稱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從空想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俄國民粹派主觀的社會主義，以及最近歐、美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俄國少數派主義及托洛斯基主義，布哈林主義以至中國的葉青之流等等，他們都以「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自任，或者還以「真正的」無產階級的代表自任。然而，在客觀事實上，他們都不是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是無產階級的代表，而是小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是法西斯侵略者的走狗與奸細；而不管這些人的主觀願望是怎樣，至今真正能够代表無產階級解放長遠的利益與要求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還只有各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各國的共產黨人。因為各國的共產黨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他們不只是「自稱」與「口講」的無產階級的代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是他們在無產階級的長年的反對國際資產階級與一切反動勢力的革命鬥爭中，在各個不同的國家與不同的時期中，對各種基本的重大的政治問題採取了無產階級的立場與態度，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觀察這些問題，去規定無產階級行動的方針，路線

和計劃，並且動員與領導了廣大工人羣衆及勞動羣衆，去進行戰鬥，獲得了偉大的革命的勝利。客觀的無產階級的長年的革命鬥爭，證明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並且只有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是真正的無產階級解放利益的最好代表者，而其他一切『自稱』與『口講』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都不是無產階級的代表。他們都是代表着其他階級的意識形態，或者只是代表工人階級中一部份已經投降了資產階級的工人貴族之意識形態。所以，我們觀察一個政黨或某些人是否為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是否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不只是要看他們的宣言、決議和哲論，而主要是要看他們的政治行為，看他們在政治鬥爭中所採取的立場與態度，所給予在鬥爭中的各階級的影響如何來決定。

所以我們在思想上的鍛鍊和修養，必須首先着重的為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進行鬥爭。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研究當時的政治情況與經濟情況，從歷史上去研究社會中各階級的相互關係與力量對比及其在鬥爭中所採取的政治方針、政治任務和鬥爭方式等，並從歷史上去研究各個政黨在鬥爭中的演變，研究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各種派別，無產階級政黨中的各種派別，和這些派別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中對各種基本的重大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態度與方針、計劃等等，以及許多這些派別又如何背叛無產階級？在這些研究中，我們可以預測將來政局演變的趨勢，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當時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以及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正確的政治戰略戰術去進行鬥爭，怎樣並且從那裏去開始與進行自己的工作，以便把革命和無產階級推向前进。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積極的參加到當時的政治生活與政治鬥爭中去，經常研究時局的變化，揭露各種政治思潮在當時的反動性與錯誤，宣傳自己的政治方針與要求，動員羣衆為切近的政治要求而進行戰鬥，在實踐中去考驗我們的政治路線。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在鬥爭中去研究羣衆，了解羣衆的生活、習慣、情緒和要求，以及羣衆的覺悟程度、政治經驗等，以便採用適當的方式、口號和要求去團結與動員羣衆到當時的革命鬥爭中去，

在鬥爭中提高羣衆的覺悟與要求。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在鬥爭中向羣衆學習，仔細傾聽羣衆中的意見與呼聲，絲毫不要減弱我們與羣衆的聯繫，虛心的研究羣衆在鬥爭中各種新的創造與新的經驗，吸收其中之好的東西，加以整理，給以理論上的根據，使之一般化，以便補足我們的經驗與知識，充實和發展我們的理論與思想。總而言之，我們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積極的、勇敢的去參加政治鬥爭與政治生活，要注意研究各種政治問題，提高自己對於政治問題的興趣，使自己的思想在政治上展開，以及於其他各部份；並使自己的思想隨着客觀政局的演進，各種新事物的產生，不斷的求得發展，進步與深入；並且要在情勢若有變化時，能够勇敢的、不怕負責的、獨立的決定自己的政治方向，改變自己的工作方針，工作方式和鬥爭方式，不怕負責的拋棄在鬥爭中已經過時的、陳腐的、舊的口號和舊的決議，而用新的口號和新的決議去代替。祇有這樣我們才能够：不僅使自己鍛鍊和修養成為一個忠誠純潔的無產階級的戰士，而且使自己鍛鍊和修養成為一個勇敢的前進的戰鬥的無產階級的政治家與革命家。

在共產主義事業中須要有各種不同的人材。共產黨員須要分佈到各種不同的工作部門擔負各種不同的工作。但是所有共產黨員都不應該只是各個部門中一個簡單的工作者，而應該同時又是一個自覺的政治戰士——在政治上是有興趣的、開展的、勇敢的、前進的、戰鬥的無產階級的政治戰士。只有這樣，他才能够從政治上來了解他所擔負的那部份工作在整個革命運動中所佔有的地位和作用，把自己的工作和組織任務提高到政治任務的水平，服從於當時的政治任務，才能夠使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並推進其他工作者與其他部門的工作。在這裏，我特別指出：黨在軍事部門的工作，也服從於黨的政治任務，同時黨的軍事工作也推動黨的其他部門的工作的開展。軍事工作雖然目前是黨的中心工作，但不能使黨的政治任務來服從軍事工作。

一切工作，一切鬥爭，和一切努力，都服從於無產階級在當時的革命鬥爭（國際範圍內的與一國

範圍內的（中所提出的）政治任務，黨內鬥爭也服從於黨的政治任務。所以我們要集中注意力，集中火力，去反對當時妨害黨與無產階級實現政治任務的各種思想和行動，去反對當時的主要危險。所以我們不是在各個時期把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平均看待，平均的、不分先後與輕重的、沒有中心的、瑣碎的去進行黨內鬥爭。

同志們！我們共產黨員不應該對於政治問題漠不關心，在精神上萎靡不振，這樣的人，雖然他可以避免在政治上去冒犯某種可能的嚴重錯誤，但這絕不能成為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好的共產黨員，一方面他在基本上必須是忠誠純潔的、堅決反對人民公敵、克己奉公、埋頭苦幹的、遵守紀律的、有很好共產主義道德的無產階級的戰士。同時他必須又是積極勇敢的、前進戰鬥的，在政治上開展的，在各種變化複雜環境下行動機智不致迷失自己方向的、有創造活動和有能力影響於現實發展之規律性的無產階級的先鋒。只有這樣的共產黨員，才是品質兼優的共產黨員、無產階級隊伍中傑出的人物。

我們不能想像：某些黨員如果在政治上採取了錯誤的路線，他在組織路線上、思想鬥爭上可以不犯錯誤，可以正確的提出組織任務、正確的進行思想鬥爭、正確的決定組織方式、鬥爭方式等，這是不可能的，政治路線錯了，根據這一政治路線所提出的組織任務、鬥爭方式、幹部政策、對待同志的關係和態度等，必然是不會正確的。所以我們必須首先注意不要在政治上犯錯誤，尤其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我們的黨員必須堅決站在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上進行鬥爭，參加各種革命的實踐，才能在思想意識上鍛鍊自己，清除各種非無產階級的不正確的思想、意識。同樣，我們也不能想像，如果在某些黨員的思想意識中浸透着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他們在政治上、原則上可以完全不犯錯誤，可以透徹的看到真理，擁護真理，這也是不可能的。他們在基本上就不是或者不堅定的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從無產階級解放的長遠利益出發，去提出政治任務與組織任務，去決定鬥爭的目標，鬥爭的方式等，那末，他們要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思想、意識上進行修養，必須確定

自己堅定的無產階級的立場（雖然在政治上、組織上犯錯誤還有認識論上的根源），然後，我們才能自覺的、堅定的、毫無保留的站在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上進行鬥爭，去反對人民公敵，並在鬥爭中去發揚與充實黨的這一正確的路線。只有這樣的黨員，他才不僅是忠實於無產階級與共產主義的事業，而且他能在黨的鬥爭中，不斷的正確的去發展自己，成為黨內活躍的、積極的因素與新鮮的血液，推動我們的黨前進。

同志們！思想意識上的修養，我就講到這裏為止。關於黨員在黨的組織及紀律方面的修養，下次再講。

（三）組織上的和紀律上的修養

一、黨員與黨及其他黨員的關係

黨員在組織上的修養反映着黨員個人與黨的關係及黨員個人與其他黨員的關係。黨員應該採取什麼立場、方式和態度，去對待黨和其他黨員，——這就是黨員在組織上的修養。我們先來說明黨的組織結構。

A、黨是矛盾的結構

黨的組織結構是怎樣的呢？這同其它事物一樣，是矛盾的結構，是矛盾的統一體，即兩個相反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新的東西而存在。自然科學告訴我們，世界上每一物體，都是這樣結合成的。世界上已經發現有九十四種原子，每種原子都是由陽電子和陰電子結合成功的。陽電子和陰電子

是相反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就變成了一種新的東西。例如：金子是一個陽電子七個陰電子結合成的，水銀是一個陽電子和八個陰電子結合成的。由於電子結合的數量的不同和運動的不同，就造成了世界上各種不同的事物。一定要兩個相反的、矛盾的東西結合起來，才能成為一個新的東西。結合不等於混合，不是總合，也不是「十」號。相同的東西加起來只能有量的增加，不會有質的變化。例如一條牛加一條牛仍是牛，一升米加一升米仍是米，但是一條公牛加一條母牛就形成了新的關係；一個人加一個女人便成了夫妻的關係。一切東西都必須是矛盾的統一體。

我們共產黨也是由各個不同的黨員結合而成的；它的基本結構是支部。比如我們黨員三人以上可成立一個支部或小組，但支部或小組不是僅僅一個黨員加二個黨員的關係。一個黨員加二個黨員等於三個黨員，——這只是一個加號的關係，還不成爲黨的結構（組織）。怎樣才能成爲一個組織呢？就是說三個黨員中要有一個支部書記，二個支部成員，或是一個組長二個組員。支部書記和支部成員的結合，或是組長和組員的結合，都是矛盾的結合，即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結合。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結合起來就成爲一個統一的組織，有了這種統一的組織才有力量。這種統一的組織就是黨——這就是黨的基本組織結構。

整個黨的結合形式就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全體黨員的結合，就是由黨的中央和黨的各部份、各機關以及各個支部的結合，就是黨的領袖、黨的幹部和全體黨員大衆的結合，就是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的結合。因此我們黨的結構不是混合物，不是幾十萬黨員的簡單的總合，不是沒有一定的結構的，而是幾十萬黨員按照一定的組織形式和一定的規則結合起來的；是一個矛盾的結合，有領導者和被領導者，有黨的領袖和黨員，有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黨的這種組織結構使黨具有強大的戰鬥力，否則就是「烏合之衆」了。

黨也不是聯合會，不是各個地方黨部的聯合組織，而是不同的黨員，不同的組織部門結合成的一

個集體性的整體。這個集體組織和聯合組織是不同的。

黨的具體的結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黨的民主集中制反映出黨如何把廣大的黨員大眾同黨的領導者結合起來，如何把黨的各部門同黨的中央結合起來，如何把黨的上級組織同下級組織結合起來。這種結合形式的最具體的表現便是黨章上關於支部的規定。要怎樣才能達到黨的統一的目的，才能把幾十萬黨員結合成一個統一體呢？黨的統一的內容與質質就是馬克思主義所造成的思想上的一致。這種思想上的一致是最基本的，沒有這種一致，黨的結合就不可能，黨的一致就要破裂。所以黨內如果有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就必須發動鬥爭，重新取得一致。如果有少數黨員堅持自己錯誤的思想和原則而不放棄，那末最後就必須把他們開除出去（如托派和右派）。如果堅持這種錯誤思想和錯誤原則的是黨內大多數，那末最後不免要同他們分裂，另外成立一個組織（如列寧脫離社會民主黨而另外組織共產黨）。

由於黨員在思想上的一致，就造成了組織上、行動上和紀律上的一致。這就是黨的統一的具體形勢。如果沒有組織上、紀律上和行動上的一致，思想上的一致便無法體現，無從寄託與鞏固。共產黨的統一便是由這種思想上的一致再加上組織上、紀律上和行動上的一致而得到的。

民主集中制是黨的結合的具體形態，反映着黨內的組織關係，確定黨內領導機關與被領導者，一小組長與組員，支委書記與支部中各成員，上級機關與下級機關，中央與全體黨員之間的關係的。所以，民主集中制的目的是為了保證黨思想上的一致，保證黨組織上的統一。先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保證組織上的統一；但是組織上的統一又能幫助和推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鞏固思想上的一致。所以民主集中制也就是保證黨在組織上統一的具體形式。這是民主集中制的意義。

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體服從中央；除了這些原則上的規定外還要加上紀律上的約束，就是說每個黨員都要依照組織原則做，違犯了這些原則便屬

受紀律的制裁。紀律是帶有強迫性的，而所有紀律上的規定都是用來正確規定黨員與黨的關係以及黨員與黨員的關係的，用來保證與維持黨的統一的。只有認識了這些基本組織原則，才能進一步談黨員的組織修養。

B、黨員與黨的關係，黨員與其他黨員的關係應怎樣確定？

我們黨有幾十萬黨員，每個黨員只是幾十萬個之中的一個，要幾十萬黨員結合起來才成爲黨，所以黨員對黨的關係就是各個份子（個體）與整體的關係，好比就是細胞與人體的關係一樣的。黨員是各不相同的，有能力大小的不同，有男女性別的不同，有工作崗位的不同等等。因爲黨是由各種不同的黨員結合而成，就使黨有各種不同的組織部門。

我們拿細胞同人體的關係來說，細胞的健康和發展可以推進人體的健康和發育，而人體的健康和發育使得細胞也強壯。一般的說，是整體決定了部份；死人身上是找不出活細胞來的。但是用人體來譬喻我們的黨，也有不大確切的地方。因爲第一，人的腦袋給人家割去了不會再長出第二個腦袋來的；但是假如黨的中央負責人都被敵人捉去了，並不能消滅我們的黨；一個中央委員會被破壞了，又會產生出另一個中央委員會來。第二，單個細胞在人體中所起的作用不能超過於單個細胞的作用之上，但是一个積極努力的黨員就不只是做一個人的工作，他甚至於能推動整個黨向前進，推動許多黨員都前進。所以每個黨員應該成爲黨內積極的，活動的因素，應該起積極的，推動的作用，而不應起消極的作用。黨的一切工作，一切勝利都是由黨員努力得來的；沒有個別黨員的努力黨就不能前進。

但是同時要知道，每個黨員不論他能力多少大，不論他做什麼工作，起多大作用，它總不過是幾十萬黨員中的一個，是列甯黨的這個矛盾機構中的一分子，應該是站在黨內來領導黨，並推動黨前進的，都是作爲一個黨員在黨內來起作用的。

黨員同黨的關係，具體來說，就是黨員與其他黨員的關係，黨員與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關係，即是與上下級的關係，與中央、與支部書記、與小組長的關係，這就是說，你要做一個好黨員，那麼當你做一個普通黨員，做一個小組長，做一個支部書記，以至於做一個中央委員，都要做得很好；你要會領導人家，又會被人家領導；光會領導人家，或光會被人家領導，都是不夠的。

有一個人向我吹牛皮，說他自己會做人，但是他同他的父親，同他的老婆，同他的弟兄，同他的朋友都吵得一塌糊塗。我問他：『你是人家的兒子，丈夫，哥哥，朋友，你不會做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好哥哥，好朋友，你怎能做一個好人呢？』其實他說會做人是空的。做一個好人不是空的，做一個好黨員也不是空的。在黨內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但不管他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總之，都是黨員之一，每個黨員應依照他在黨內的具體地位而與其他黨員，與黨的領導機關或被領導者建立正確的關係。

這種關係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的。就是說，由黨員大多數選出黨的領導機關，決定黨的方針，而領導機關必須向黨員做工作報告。這就是民主。但是在另一方面，黨員又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機關，這就是集中。（因此黨員與領袖的關係就是：一方面黨員決定了領袖，另一方面黨員又須服從領袖，一方而領袖須服從黨員與黨組織的支配，同時又須支配黨員。黨內沒有不受黨的組織支配的任何個人，如果領袖不受黨的支配，不受黨員的支配，而要支配黨，就不成其為領袖。但是黨一定要有領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成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黨的上級為下級所決定，下級又必須服從上級，這便是民主集中制規定的矛盾的統一。因此黨員就必須依循自己所處的地位來確定對上下，對左右的關係，以達到黨內的團結，加強黨的戰鬥力，推動黨前進，這種修養就是所謂黨員在組織上的修養。

一個黨員在黨內要起積極的推動的作用，而且這種好的作用要儘可能起得大些，但到底能起得多大呢？

一般的講是黨決定了黨員，但是如果黨員的能力強，在某一時期，對某一事情，在一定條件下，在某種程度內，可能有決定的作用，可能對全黨或黨的某一部份、某一組織起決定的作用。中國從前有「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的爭論。一般的說，英雄不能創造時勢，歷史行程有其自己的發展規律性，不能被個人所改變。但在某一個具體的革命鬥爭中，某一個具體事實上，某幾個領袖（英雄）却可能決定其勝利和失敗。例如蘇聯的十月革命，如果沒有列寧，也可能失敗的。有了這末一個列寧，在這末一個布爾塞維克黨，而且是在那樣的時期，和那樣的條件下，十月革命才得到了勝利。但是即使沒有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却一定會爆發，而且一定要達到勝利的，雖然可能不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又如中國大革命時，有了一个列寧，大革命也許不會失敗的。現在的事情也一樣。常常一個黨員的好壞決定了那個地方工作的成敗。如曉南事變也是一樣。如果換了一個人去，也許不會遭受那麼大的損失。在這些地方，個人常常起有決定作用。這在我們部隊中也看得很清楚的，個把好黨員的領導常常把一個部隊弄得很好。個把在理論上、組織上、政治上有修養的黨員能把整個組織部門中其他黨員的水平都提高一步，把工作也向前推動許多。馬克思、恩格斯，這麼兩個人就創造了無產階級的黨——這個黨後來被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領袖們所弄壞；於是又出來一個列寧，他創造了俄國布爾塞維克黨，反對第二國際，領導十月革命達到了勝利。

當然，要起作用，必須要有相當的地位。一個普通黨員起的作用就小，一個領導者起的作用就大。但這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只要他真有本領，真能起積極作用，則雖然今天沒有重要地位，到明天、後天仍會有重要地位給他的。黨會提拔他的，黨員不能因為要起大作用，就要求黨派一個決定的地位給他。

民主集中制——這是兩個矛盾的概念。但這個語句上，概念上的矛盾正是反映出客觀事實上的矛盾。反映着黨的矛盾的結構。黨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反映黨員與黨，下級與上級，上級對下級的矛盾的

關係的。「民主是手段，集中是有目的」——這樣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它不能說明民主與集中的關係，不能說明民主與集中的矛盾的結合。黨的目的是團結統一，加強戰鬥力。整個民主集中制就是達到統一這個目的的道路。只有民主或只有集中都不能達到統一團結。統一不只是集中，而是民主的集中。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同時，沒有集中，也不能有真正的統一。假使以為僅僅集中就是統一；則民主就變為分裂了。中國的頑固份子就是這樣說的。只講集中就變成了專制政體，在黨內就變成了家長制。家長制不是黨的正確的結構，正確的結構是民主集中制。

黨員在黨內，不論做中央委員，做省委書記或支部書記，他必定與別的人發生關係。在這裏，就發生了上下級的關係。下級對上級要服從，但同時又要監督他（每一個黨的領袖，黨的領導者都要受黨員的監督，同時任何黨員都有權監督別人）。如果上級弱，還要幫助他。這也是矛盾的，做上級的要指揮下級，要傾聽下級的意見，實行民主，有什麼事情就要和大家商量討論，下級錯了，還要糾正他。對自己左右平行的同級組織，就應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觀摩，互相競賽。如同級犯了錯誤，就應向上級提出意見。總之，每個黨員，應該站在黨的立場上，利用現在的位置，來起積極的作用，來處理自己對其他黨員，對上下級的關係，應該採取適當的方式，去開展黨內鬥爭。這樣做才能達到黨的統一，以便和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用這樣態度去團結黨員，對待同志，才是黨的正派人。如果懷着個人的企圖，不擇手段，打擊別人，或甚至組織派別，這是不正派的人做的，事情是不能被允許的。

黨員互相間的監督和批評是爲了幫助別人，爲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因此，方式應誠懇、坦白、光明；分別具體對象，採用具體辦法；應是客觀的，就事論事的，而不是憑空猜想的。要達到誠懇和坦白，就要正面提出意見。我們有許多同志，由於怕得罪人，怕上譏責罵，怕自己吃虧，不敢正面提出意見；這是軟弱的表現。也許你批評上級負責人，他會發脾氣，打擊你，報復你。這樣的事情也有過

的，例如張國焘就是這樣的。但是共產黨員要主持正義不要怕得罪人。共產黨員要擁護真理，爲了擁護真理即使暫時挨打擊，被冤枉，遭反對，吃些苦頭也不要緊的，遲早總要弄明白的。共產黨員一方面要自己不違背真理，不做不正派的事情，但是對別人的不正派的事情一定要講。當然，講的方式要講究一下，但這祇是爲了講的話能够收得更大效力。我們不去打擊別人，但別人要打擊我時，我爲了擁護真理是無所畏懼的。以上便是黨員組織上修養的基本出發點。

一 民主集中制之執行

A、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

上面說過，黨的組織結構的具體形式是民主集中制。黨是有組織的，有組織系統的；黨內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但是黨的領導是集體的領導，不是個人的領導。因此，必須要有民主，然後才能實現集體的領導。因爲所謂集體領導即是集合全黨的經驗和智力，集合全黨最好的意見和計劃成爲一個決議案，成爲一個方針。

任何一個共產黨員，不論其地位怎樣，只要他有相當的水準，他能認識革命的規律性；他就有機會提出他的意見。如果他的意見中有一部份好的，那末這一部份好的意見就會被採納，作爲黨的總的領導方針的一部份，就是說，他就參與了黨的集體領導。因此，也就是說，任何黨員都有機會參加黨的集體領導，參加對全黨，對革命的領導。

同時領導又是多方面的，是具體的，如領導戰爭，領導工農運動，領導政權，領導油印工作，領導醫務工作等。因此，黨的領導除了一般的戰略策略的確定外，其他一切領導都是具體的；而各部份具體工作之領導，又皆有其自己的規律性；因此，又需要各方面的、具體的領導者，就是說需要具體

領導下的個人負責制。可是各方面的具體的領導也是有一般性的，因為它是總的集體領導的一部份，如果每一部份具體的工作領導得很好，也就使普遍的工作都做得好。所以，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是統一的。

我們黨的戰略策略的方針是已經確定的了。這是全黨同志大家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研究了具體的中國社會所得出的共同結論。這是馬列主義的原理在中國的具體運用。（但是如果有人還有新的意見，仍舊可以提出來的。）這亦就是黨的集體領導的根據。

爲了達到思想意志的統一，也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說，要大家來討論，發表意見，好的意見要採納，不好的意見要加以證服。民主集中制的意義便是把大家的意見和力量集中起來，組織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意見，和統一的力量。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問題未決定時，大家可以提出意見，既已通過就必須執行；即使你不贊成，也必須服從。民主與集中是統一的，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同時，沒有集中，也就不能有民主。因爲如果沒有少數服從多數，那末，結果必然要使多數人的利益爲少數人所破壞，即是說，必然要弄到反而使多數人服從了少數，這就是不民主了。

B、黨內對民主集中制的錯誤認識。

民主集中制的這些基本原則是容易懂得的，是容易爲人背誦的。但是祇有在實踐中真正依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去實行的，才能算是真正懂得這些原則，才能算是布爾什維克。

根據中國黨的經驗教訓，證明實際上有很多人並不懂得民主集中制。因爲民主集中制的許多基本原則，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但是有很多人却認爲是相對的，有條件的。

據我所知，他們所提的條件，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人說，要我服從上級和多數是可以的，但上級和多數在原則上，在政治上先要正確，若否

政治上錯了，我就不服從。這就是以多數的，或上級的，或中央的正確不正確為服從的條件。這個議件提出是不對的，這就是破壞了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規定，只要是多數，是上級或中央通過和決定了的，就要服從，就是不對也要服從。恰恰在這時候，特別要遵守紀律，要服從多數，要服從上級或中央，不管多數和上級或中央對與不對。

為什麼不對也要服從呢？這因為：

第一、這只是你認為上級、中央或多數錯了。到底錯了沒有，還不知道。如果你認為錯了你就不服從，他認為錯了，他就不服從，那就沒有黨，只有散夥了事。可是到底是誰對了却並未弄明白，過去黨內任何叛徒，如陳獨秀、李立三、羅章龍、張國焘等人，都是以「中央錯了，我對的」為藉口，來反對中央，並另外成立中央，造成黨內分裂。可是以後事實證明，錯了的恰是他們，而不是中央。
第二、退一步讓，即使大多數和上級或中央真錯了，你也還要服從，先照錯誤的去執行。如果不這樣，就會引起組織上的分裂，行動上的不一致，削弱了黨的力量。在今天，關於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如像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等等問題都是已經有了確定的結論的。所以你所不同意的意見，你所認為自己對的，上級或大多數錯了的意見，大概不是關於革命基本問題的意見，而是關於個別的局部問題的意見。一般的說，一個共產黨員因局部的個別問題的意見不同，而引起黨的分裂是不對的。進一步講，即使你的意見是對的，但是爲了要實行你的對的意見，也只有服從上級。否則離開了大多數。離開了黨，你也就無從去說服大多數和黨，你的意見也就無從實行。

一般的說，多數人的意見總是比較對的。然而，有時多數人的意見錯了，少數人的意見對了的也是有的。例如，當西安事變時，如果要在黨內展開討論，提付表決，那末，數的意見很可能錯了的。爲什麼多數人的意見錯了，而少數人的意見倒反而對了呢？那是由於客觀事物的發展，歷史的進化還只有少數聰明、有天才、有遠見的人才看得到。在這種情形下，真理在少數人方面，而大多數人所主

張的却是非真理。那怎麼辦呢？在這時候少數人還只有服從多數，服從非真理，取得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但在原則上仍舊保留並堅持自己的意見。並且告訴大家：雖然大多數錯了，我們仍舊服從你們，但是我要聲明，照你們的辦法去做，是錯誤的，是要失敗的。這樣便是在組織上服從大多數，避免黨的分裂，但在原則上堅持自己的意見，在實際工作的每一步驟中，去說明大多數人的錯誤，去說服大多數。如果一年說服不了，就兩年，甚至五年、十年，只要你說服了大家，那就是一大功勞。但是，如果你一開始的時候，不耐心，不服從大多數，同黨發生了分裂，那就挽救不了黨。所以，即使真的大多數的意見錯了，上級錯了，甚至中央錯了，而你的意見是對的，那也要服從大多數，服從上級，服從中央，你不能單獨行動。你可以向上級控告，但是要按照一定的組織手續。要不然就要引起黨的分裂，就要失去了黨。

羅章龍、李立三、張國焘、陳獨秀等都以列寧不服從第二國際，組織第三國際爲藉口，來反對中央，破壞黨的統一。這是完全錯誤的。歷史從來不重複的，死板照着歷史上的前例做，是很危險的，列甯在那個時候，成立第三國際是對的；但任何一個共產黨員在今天這樣做都是不對的。因爲第一，那是列寧，那是你。第二，列寧所反對的是第二國際，你反對的是第三國際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國際內部有派別小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那是不革命，不戰鬥的黨。而第三國際完全不同，它是按照列寧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它有它的綱領，它有它的戰略策略。你同這末一個黨分裂，就是同列寧主義分裂，同革命分裂。

總之，在第三國際成立以後，想以過去第二國際時代反對第二國際的辦法來反對第三國際，都是錯誤的。因此，有些同志以上級領導不正確爲理由，不服從組織，那是不對的，是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是否認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的絕對性，把它看成了相對的有條件的東西，這就不能保證黨的統一。不論對與不對都要服從，——看起來，這好像有些用蠻，但是要把幾十萬黨員組織起來，而

且維持黨的統一，不用些蠻有什麼辦法呢？

也有人引證列寧的話說：「黨內如果發生原則路線上、思想上的分歧，組織上的一致就不能保持」；他們把這句話作爲藉口，來作脫離組織的自由活動。要知道列寧的話是對的，但你却引證錯了！列寧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有原則路線上、思想上的分歧，則組織上的一致不能保持；但不是說不保持，或不需要保持，反之，即使思想上不一致，也還應該服從，應該考慮到組織上的分裂對黨的損失就更大。保持黨的統一是絕對的。就今天，對黨來說，最大的犯罪是分裂。分裂黨的組織的人，應該受最嚴厲的處罰。列寧與第二國際發生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並沒有馬上就和第二國際分裂，一直爭論了十多年之久，等到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第二國際皆叛了無產階級，參加了這戰爭，宣告了自己破產之後，十多年的事實已經完全證實了列寧的話是正確的，於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才正式成立了第三國際。然而，今天有些人却完全不同，同組織上一有不同的意見，馬上就分裂，各幹各的。這是完全要不得的。即使你同黨的大多數或上級，有原則上的不同意見，而且即使你是對的，人家錯了，但是在組織上你還應服從，仍須保持統一，不能自由行動。不對也要服從，這並非是叫同志們盲從，因為你真有不同的意見可以提出討論，或向上級控告的，還是黨所允許的。

第二種人提出另外的條件，他們說：他可以服從組織，服從上級，但一定要上級是能力強的，要上級有本領、會說話、文化程度高。這就是說，以工作能力強弱爲服從的條件。

但是，首先所謂能力強弱，也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的。有人以爲說話寫文章漂亮就是能力強，其實還是表面的看法，幹部的強弱應該在鬥爭中，尤其是在艱苦環境中來考驗，能在最艱苦的時候，仍能堅持鬥爭，那就是強的幹部。

其次，以能力強弱作爲服從與否的條件，根本是不正確的。因為也可能有這樣情形，即是能力弱

的在上面負責，而能力強的在他下面工作，要知道工作的分配是不可能完全很適當的，但是即使領導者的能力比你弱，你也應該服從組織，因為他是代表組織。還是第一：第二，我們黨的領導是集體領導，即使負責人弱些，仍舊應該幫助他。今天是你的意見好，就實行你的意見。這樣，也就是等於你參加了領導。你能力強就應去幫助負責同志，而且要誠心誠意的去幫助負責同志，幫助領導機關。這是完全必要的，假使你不幫助他，同他調皮，為難他，不服從他；那就是他的能力強也領導不好的。一個負責人，如果能够得到大家幫助，是能够把工作做好的，黨員應該有互助精神。否則不但負責人領導不好，就是你的工作也做不好，整個革命事業都做不好的。你如有好的辦法，儘可向黨提出。如果你真能幹，黨一定會提拔你，決不會長久埋沒人材的，但是自以為能幹的人，在事實上，是否真的能幹，是大成問題的。同樣，你以為領導者能力弱，在事實上，是否真的弱也是成問題的，至於你是否比他強些，更是成問題的。也許你去做領導工作，可能做得更不如他。人是各有所長的，也許你的话說得漂亮，文章寫得好；可是實際工作不行；也許仗打得好，但是掌握政策不行。有人黨性強，但能力差；有人能力強，但思想不好，各有方面。

如果要別人能力強，我才佩服他，服從他，那便是個人英雄主義，黨內是不容許英雄主義存在的。今天我們不是服從個人，而是服從組織。黨內今天各個黨員的位置，不能如封神榜那樣，擺得都很稱職，然而在幹部缺乏的條件下，也沒有別的辦法。有些事明知叫某一個幹部去擔任並不怎樣稱職，然而，沒有更強的幹部可派遣，事情是等着要做的；於是只好派他去了。但是我們也不能說，我們的幹部就全都不稱職，一般說來，我們有許多工作做得並不比人家壞，而且還要好一些。事實上，任何一個機關，任何一個工作，要靠一個主要負責者獨個兒來支撐是無論如何做不好的。我們要建立集體的領導，我們應當互相幫助，不能要求領導者是萬能的，有一樣事情做不好就不滿意。所以，以領導者的能力強弱作為服從的條件是完全要不得的。

第三種人是以負責人之資格爲服從的條件。黨齡短，資格淺，在黨內沒有多大名聲，就不服從他；大學生不服從中學生，老黨員不服從新黨員。這也是服從個人而不是服從黨的組織。今天由於工作的發展，非用一些新幹部不可。如果有不服從新幹部的觀點，就是妨礙黨對新幹部的提拔。以資格來競爭是不對的，應當從工作上來競爭。黨員有時甚至要服從非黨幹部。如果負責幹部是非黨幹部，那麼黨員首先要服從他。只有這樣工作才做得好。

第四種人是以組織上負責人地位的高低爲服從的條件。上級黨部派出的同志，就不服從下級的負責人。當然，上級黨部派出的人，具有特殊的權力，可以指示，甚至改造下級黨部的工作。但是一般的講，上級黨負責人參加到下級黨部，就要服從下級黨部。否則就會造成黨內特殊人物，養成個人威權，而削弱組織威權。你是上級的領導者，應當成爲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模範。縣委派到支部去的同志，在支部範圍內的事情，就應當服從支部的決定。如果上級派來的人，不服從下級的決定，那麼下級的負責人就不能進行工作。黨內民主集中制不是誰領導誰，而是集體領導，是你領導我，同時又是我領導你。任何黨的領袖必須在黨的組織內，在服從黨內大多數，服從民主集中制的條件下，來實行他個人的領導。在我們黨內，個人的特權是沒有的，不以組織的名義去領導是不能允許的。毛澤東同志是全黨的領導者，然而他也服從黨的。

此外，還有一種人以領導人的態度好不好作爲服從的條件，以領導人態度是否好，是否是自己的好朋友，會否和自己發生過糾紛，是否合得來作爲服從的條件。這都是不對的，都是破壞黨的領導的。我們決不能以態度和感情爲服從的條件。只要原則把握得好，事情辦得好，就不必怕他的態度不好。我們是服從黨，服從中央，服從真理，而非服從個人。任何那一個個人都不值得我們服從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事情辦得好，他們代表真理，因此我們才服從他，以態度好不好作爲服從的條件仍是服從個人，是從個人利益和個人立場出發的，而不是從黨的立場出發的；這只能造成個人的結合。

而不能鞏固黨的團結；這只會破壞黨的統一，在客觀上幫助了敵人。

總之，所有一切附有條件的服從都是不對的，應該是無條件的、絕對的服從。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要澈底執行。講的是這樣，而做的是那樣，這就是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有人說：「黨內鬥爭所注重的是原則問題，是政治問題；如果原則上和政治上對了，組織方式是次要問題，可以不必計較的。」這種說法是錯誤的。組織方式恰是一個大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如果組織方式錯了可以破壞黨的團結和統一；要保證和鞏固黨的團結和統一，首先要拿穩這個組織原則。

共產黨員還要有對事不對人，就事論事的精神。但是我們黨內往往還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某人是我的好朋友，他做了錯事我就給他隱瞞一下，某人同我有私仇，於是遇到機會就給他一個報復，重重的打擊他一下。這就是對人不對事，被感情掩蓋了真理。是要不得的。我們共產黨員是主張真理的，只要人家所主張的是真理，即使這個人同我私人感情不好，也應該擁護他。如果人家主張的不是真理，那怕這個人是我的好朋友，也應該反對他。共產黨員更要服從組織，凡是組織的負責人，是領導者，即使我同他私人感情不好。也應該服從他。

總之，我們要反對不服從多數，不服從組織，不服從上級，不服從中央的自由主義。黨員如果有不同的意見，可以按一定的手續，向上級控告；但是在上級未核准你的控告之前，你仍舊應該服從原來的決定。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的各級黨部應提倡越級控告，並且幫助下級黨員向上級控告。尤其關是處罰黨員的問題，如果被處罰者不服，那一定要讓他去控告。有些負責人怕黨員向上級去誣告他們，因此反對越級控告，這是錯誤的。因為上級決不是那麼糊塗的人，決不至於隨便相信人家的誣告，更何况人家控告你，你也可以控告他的。如果有人誣告別人，查明了是要受處分的，但是如對組織有意見而又不向上級控告。只在底下亂攬那是不對的。

我們主張組織上的絕對服從，但允許控告，並且提倡原則上的爭論。不過控告要經過一定手續向一定組織提出；爭論也不能破壞組織原則。

丙、兩種例外情形和靈活執行命令。

至於組織上的絕對服從，遇到下面兩種情況之一，就應該作為例外處理：

一、發現上級負責人有反黨行爲時。例如過去張國燾反對黨的中央，自己另外組織西北中央局。那時黨員就應該起來反對張國燾，擁護中央。過去在張國燾領導下的四方面軍工作的同志，現在還有很多留在黨內工作，是很好的同志，但是他們都犯了一個錯誤，就是當張國燾組織自己的“中央局”時，大家沒有去反對他。

二、發現上級組織或負責人有叛黨或奸細行爲時（必須有證據），應負責向中央控告，聽候中央解決。同時自己要提高警惕性。

執行上級黨指示和方針，服從其領導應當是靈活的，不是機械的，應當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如果情況改變，甚至就要改變方針。下級應有能動性、自動性，應當能靈活運用。靈活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恰恰是最好的服從。

例如遵照上級命令去打某處的敵人，而敵人已事先撤退了。這個仗當然就不打了，這決不能算是違反上級的命令。反之，如果敵人已走了，一定還要去放幾槍，那才是機械執行命令了。又如決定了明天要罷工。但是到了明天，發現資本家一切已佈置好，罷工一定要失敗，那就應該臨時取消罷工的決定。這不是原則問題或方針問題；這是具體的行動，要按照當時當地的情況來決定的。

民主集中制執行是帶有絕對性和無條件性的。然而絕對的無條件的服從不是不民主；相反，這恰恰是民主。只有不服從的極端自由主義思想才是不民主，因為這是要使全黨去服從部份，要多數去服從少數。

三、黨的上級、黨的負責人如何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上級講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一方面。就是說當你是處於普通黨員的地位，處於下級的地位，處於少數的地位，應該怎樣來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現在要講到另一方面，就是說，當你做了黨的負責人，代表黨的領導機關的時候，應該怎樣來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這兩方面一定要配合起來才能有完整的民主集中制。

那麼當你領導着一定的黨的組織，為黨工作時候，對民主集中制之原則應注意那些地方，才能使黨團結一致，努力工作呢？為說明這問題，先來講領導者的責任。

A、領導者的責任。

不錯，黨的領導是集體的，但不能籠統的說一句大家集體領導就完了。總還要有一個人或幾個人擔負直接的領導責任的。領導者的責任有如下幾條：

第一、應熟悉當地具體情況，或自己所擔負的一部份工作的情況，以及這一部份工作與其它各部份工作的關係。

第二、熟悉黨在戰略策略上的任務、方針、和路線，並且要在當地和自己所負責的工作部門中實行起來。

第三、適當的估計時間及情況，抓住中心一環，提出任務，定出計劃，而且提出前途，——如任務完成了，則前途如何，失敗了前途又如何。

第四、要能團結幹部，教育幹部，配備幹部——首先使幹部了解情況、工作方針、及工作前途。

就是說，首先要使幹部了解怎樣做，然後就要適當地配備幹部。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出主意用幹部。領袖的責任就是出主意用幹部。

第五、要檢查，督促，接受經驗，傾聽幹部及羣衆意見，改正缺點，修正計劃。
第六、抓住情況之變化，抓住工作之進度，及時的、恰當的轉變組織及鬥爭方式，重新訂立工作計劃，重新配備幹部。

情況的變更有好幾種來源。或者是當地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如果我們的工作不變更就要遭受損失。例如當我們在鹽城的時候，我們的工作方式是大刀闊斧的；敵偽掃蕩以後，則進入掩護息鼓，埋頭苦幹的方式。同時口號也變了，由減租減息變為打鬼子打漢奸。也有情況的變更是由於外面的全國性的變化，影響到了當地情況的變化。要抓住這個轉變並改變工作方式。

譬如說，國共合作發生了變化，全國的局勢就要發生大變化，這當然也要影響到我們根據地。因此我們就要適當的估計這種影響，又如德蘇戰爭發生了，對我們這裏多少也有些影響的，不過不是那麼直接，不是那麼顯著而已。我們的工作人員對於這一切變化所可能發生的影響應該及時的估計到。變化發生後，應馬上適當的改變我們的工作計劃和鬥爭方式。我們不能過份的估計這些變化；但是也不能對這些變化估計不足。

此外，工作的進步或退步都應該使我們的鬥爭任務和工作方式發生變化。工作進展了，完成了第一步計劃，馬上就要計劃第二步怎樣走法。反之原來的計劃不能完成，那就不能不馬上作進一步的佈置。

情況的變化有好轉和逆轉兩種可能，逆轉使工作更困難，事情更不好辦，領導者應適當的估計情況，而隨時改變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口號。抓不住轉變開頭的領導者，不是好的領導者。

B、領導者應具備的條件。

一般的領導者，不管是那一級的，要能達到上述這些要求，才能算是稱職。根據這標準來檢查我們的領導者，有不少是能够達到的，而大多數是達不到的。為了要能達到這標準，應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第一、必須有客觀的，深刻的調查研究，不調查，不研究就不能了解情況，就不能了解當地情況和他這一部份工作與其他部份工作之關係，以及他這部份工作在全部工作中所佔的地位。

第二、必須了解黨的戰略策略，黨的方針路線；並使之與當地情況聯繫起來，而這個聯繫應是客觀的而非主觀的；就是說，要在自己一部份工作中執行黨的路線。

第三、必須具備關於社會發展和革命運動規律性的知識，這些知識主要是在實踐中去領略的，但書本的研究當然也是必要的，而且要具備正確的方法，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和方法——辯證法。

第四、自己必須完全站在黨的立場上，做一切幹部的模範，並在原則上說服幹部，團結幹部，認識幹部，使幹部從我這裏得到幫助和方針。如果你對下面幹部沒有幫助，那領導者的職務就沒有擔負起來。要認識幹部之思想、意識、能力、優缺點等；總之，要認識幹部之本質，只有認識了幹部，才能適當的配備幹部，要用人得當，就必須認識人。

第五、要具備不怕負責的精神，要不怕負責解決問題，担任工作，不怕負責的提出任務，訂出計劃。工作要有胆量和魄力，季米特洛夫說：「怕負責的幹部不是我們的幹部。」情況變了，就須改變口號，提出新的任務和新的辦法。

『出主意用幹部』（毛澤東語）就包括了以上所說的一切。

C、如何團結幹部。

黨的領導者如何團結幹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不能團結幹部就不能鞏固黨的統一，幹部不能開展工作，不能勝利的完成任務。因此作為一個領導者必須善於團結幹部。

中國歷史上會出現不少能幹的封建帝王，如劉邦、項羽、劉備、曹操、趙匡胤、朱洪武等人。這些人都是在打游擊中打出天下來的。在開始的時候，這種打游擊的英雄很多，要最後能够統一天下的便稱為『眞命天子』。他們所以能得到成功，具備有兩個共同的條件：第一是具有比較適合羣衆要求的政策；第二是因為他們能夠團結幹部，能够以寬大政策對人。比如劉邦能够用人，爭取了張良、韓信，結果得到成功；而項羽則勇而無謀，不知用人，終於事敗身死。曹操、劉備也是有手段，能團結人，故能成事。中國人民的民族性就喜歡寬大，而不喜歡對人刻薄。歷史上凡是不會團結人，不待人以寬大，那是不會成功的。

今天中國的情況已經大大的變化了。革命的、抗日的中國是歷史上從來不會有過的。我們黨的團結幹部政策，當然與封建帝王的團結人籠絡人的辦法大不相同。但中國民族的傳統，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我們都是不能不注意的。

黨的領導者不能對幹部兇惡、挖苦、刻薄。這都是不好的，這是破壞幹部團結的。應當對幹部寬大，幫助他，不去妨害他，對他的態度要好，要能容納各種各樣的人材。要有用各類各樣人材的辦法；不能拿一個框子去衡量各種幹部，不能用一個公式去要求所有的幹部。中國有句古語『善與人同』，就是說要善於用人家的長處，善於同人家共事。領導者能團結幹部就能在黨內建立威信，就能完成工作任務。同時，黨的領導者不僅應團結黨內幹部，而且要團結黨外幹部。

黨的領導者團結幹部應注意以下幾點：

- 1、領導者自己在各方面做模範，成為幹部的表率，——立場要正確，學習和工作要進步，行動要正派。
- 2、領導者在原則上思想上要與幹部取得一致，但在理論上，知識上，工作上要超過幹部，比他們能幹。

3、要給幹部以幫助，不要妨害他們的工作，不要包辦，要放手讓幹部去工作。
4、要愛護幹部，使用其長處，糾正其缺點（幫助他們改正錯誤），態度要誠懇坦白，要尊重他們。

D、如果能够做到以上四點，那麼幹部一定能團結得好。幹部團結得好，就能團結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完成革命工作。

D、黨的領導者，黨的上級，爲了達到黨內的團結和統一，應該特別注意執行民主集中制的下列各原則：

第一、黨的領導者，或黨的上級，自己首先要服從大多數。——服從多數委員和多數黨員。

第二、領導機關應當合法產生，或者由民主選舉，經上級批准，或者直接由上級指定委任。領導機關應向所屬黨員作定期報告，並請求大家審查。

第三、要注意在黨內發展自我批評與討論，批評領導機關的工作。

第四、要尊重下級組織，尊重黨員個人的權利和職權，如果上級機關的領導者尊重他們，那就讓他們容易建立威信，容易開展工作。如果上級領導者不尊重他們，那麼人家更不會尊重他們了。比如黨不尊重政府，則政府的威信不能建立，羣衆也不會尊重政府的，那等於自己削弱自己。任何黨員，黨的負責者都應尊重與服從政府的一切法令和制度。

第五、原則上多做說服工作，對同志的態度和方式要好，要虛心傾聽同志們的意見，尊重同志們的意見。

總之，黨的領導機關與上級，應多實行民主，應多注意自己的態度、方式與生活問題；而被領導者，下級，則應服從真理與原則，要有原則精神而不應當只注意領導者的態度、方式和生活問題。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兩方面的矛盾，使工作的進行不受影響。每個黨員應當知道在對下級，對於領導同志

，要注意自己的態度，方式；在上級或其他同志對我時，就不應當注意他們的態度方式等，而應當注意他們的原則是否正確。對自己的態度應當小心；如果別人的態度不好，則應該原諒。如果自己的態度不好，那就會引起無原則糾紛，妨礙黨內的團結。

領導者如果違反民主集中制，違反上述各種條件，那就是犯錯誤，犯黨的紀律（因為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也是違反黨的紀律）。領導者應當給黨員以民主自由的權利。當決定問題時，黨員有發表意見、批評的權利。當問題經大多數討論決定後，負責人首先就應當執行這個決議，即使某一負責人自己不同意，也要無條件的執行，只有自己先服從，才能要求人家服從。凡是遇到事情不開會討論，不給黨員以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只要是合法的經過組織來發表意見），不尊重人家的意見，那就是違反民主精神的。

E、負責人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幾種表現

在黨內，各級領導者中，有不少人不能執行上述民主集中制的各項原則，而且相反的，執行錯誤了。歸納起來，大概有下列幾種錯誤的傾向：

第一種人以為服從決議服從多數，對於領導機關及黨的負責人是除外的。他們以為決議是我自己寫的，紀律條規是我自己訂的；因此我高於人一等，我可以不服從；應當執行和服從的是下級，是普通黨員，黨的領導機關、黨的負責人是可以除外的，這是特權階級的思想，是違反民主精神的。在我們黨內不論任何人，均不能要求特殊地位，黨的負責人與領導機關應當首先尊重和執行自己的決定，應當成爲服從決議，服從多數的模範。

等二種人認爲各個黨委的領導者（如書記），如果在某一個問題的討論中，不同意多數意見，就可以不服從這個黨委會的大多數，自己可以獨斷專行。這是錯誤的，是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

第三種人就是不讓下級黨員羣衆來討論領導機關的決議，不讓大家發言、提意見，不允許下級批

評領導機關。如果下級或任何黨員能正面的，負責的，依合法手續來進行批評，那是很好的（除非不顧領導機關威信的胡亂批評才應當禁止）。任何領導機關抑制下級的批評，不讓別人發表意見討論，那是不對的。中國古諺有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況我我們的幹部和我們的黨員羣衆，更不是愚者，故尤其應當聽取下級與黨員的意見。只有經過大家討論商量過的意見，才能是比較完滿的、正確的意見。俗語所謂『三個臭皮匠合成諸葛亮』也就是此意。自以爲是，粗枝大葉，主觀主義，那是黨性不強的表現。在革命運動中有許多突如其來的問題，常常使能幹的領導者他覺得無辦法解決。而常常在這種情況中，能提出解決辦法的，倒是羣衆。採用羣衆大多數的意見，在實踐中經過羣衆來修改自己的意見，這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所謂『集思廣益，造成大智』即是此意。比如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國家形式，但蘇維埃並不是列寧的腦子裏所想出來的，而是彼得堡的起義工人所創造出來的。輕視羣衆，不傾聽羣衆意見，不傾聽別人意見，自作聰明，自以爲是，那是十足的愚人。假如黨員有什麼不同的意見，有什麼懷疑，可以儘量讓他提出來，不能加以抑制，否則會得到壞的結果，領導者只是由上向下的觀察問題，這是有限制性的；只有由下而上的羣衆觀察才能補救領導者之不足。

第四種人只要求下級來提高上級的威信，而上級自己却不去提高下級的威信，不尊重下級，在具體工作中，過分的去干涉下級，使下級不能建立自己的威信，無法進行工作。這也是錯誤的，不合乎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

第五種人要求黨給他以負責的位置，給他以領導的權力，或者讓他去自稱領袖，這是完全錯誤的觀點。黨在各方面都有領袖，而且也須要很多的各方面的羣衆領袖；因為在羣衆中有威信的領袖對革命運動有一定程度的決定作用。但領袖不是黨委任的，不是自稱的，更不能向黨要求派他作領袖。革命隊伍中的領袖是在羣衆鬥爭中，革命運動中鍛鍊和創造出來的。這是靠他對黨的忠誠，勇敢的負責

精神，靠他的馬列主義的修養，靠他的工作能力，來建立的。雖然黨的負責同志有時可以由上級委派（這看當時條件來決定）；但這決不是說他在法律上有地位，他就可以自稱領袖。相反的，他正應該不辜負黨的委託，去努力工作，去在羣衆中樹立威信，成爲真正羣衆擁戴的領袖。現在我們的許多領導者還祇是法律上的領袖，還沒有成爲真正的羣衆領袖。

最後還有一些領導者態度不好，不耐心，不採取許多方式去對待各種不同的幹部，常引起幹部不滿。這在一方面，是由於幹部程度低不能在原則上提問題，而專門去注重領導者的態度；但在另一方面，我們的領導人的方式與態度也的確不好。有些同志把自己的個性脾氣不好，解釋爲天生的，不可克服的，改不了的，其實人的個性脾氣由自然原因而來的影響是很少的；主要是由於他的階級性決定的，與他所出身的家庭環境、社會教養……等各方面均有關係的。因之，人的個性、脾氣、態度是由社會決定的。比如動輒就打人罵人——這種脾氣，是一個思想觀念的問題，是特權階級的思想的反映。有些同志平時脾氣還好，一做負責工作脾氣就不好。這樣態度顯然是由於思想上的不正確。凡是不按客觀規律去行動，憑着主觀任意逞性去處理事情那是不對的。這都是主觀主義、黨性不強的表現。凡是這樣的同志就要切實修養一下。古人有「文王一怒而安天下」的傳說。如果真的如此，那倒不妨發發脾氣。可惜我們的同志發脾氣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出亂子，影響到團結，妨礙了工作；不是一怒而安天下，而是一怒而亂天下。這就大大的要不得了。

領導者的私人生活，態度應受其他黨員同志的監督，聽取他們的意見。總之一句話，黨的領導人和上級機關應多注意民主；黨的被領導者和下級機關應當多服從。這樣就是正確的執行民主集中制，就是上級與下級的統一，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統一。這樣就能達到黨內的團結一致，若相反的去執行，則就會加深黨內的矛盾，引起黨的分裂，對黨是十分不利的。

F、在下列的情況與條件下，最好看出黨員有無遵守紀律的精神

第一、當領導者在政治上、文化上、能力上、資格上都不如你時候，你能服從他，並且幫助他。

第二、當領導者或多數黨委發生錯誤時，你也服從他，服從多數，並能保留自己的意見，向上級提議。

第三、當你和上級有原則上的分裂，意見上的爭論時，你仍能服從組織，尊重上級，當黨內發生各種嚴重的思想鬥爭，有各種錯誤的思想來引誘你時，你能堅持正派不為同化。

第四、當你同會經反對過你個人，對你個人有私怨的同志相處時，能在困難和危險時，保護他，援助他，實行「以德報怨」。

第五、當你在最困難、最危險，甚至威脅到自己的生命時，也能嚴格遵守紀律，那就是好黨員；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最容易違犯紀律。

G、在下列的情況與條件下，最能證明你能實現正確的領導

第一、當大多數在政治原則上都弄錯了而你能堅持原則，並說服與糾正大多數。

第二、當你到一個新的工作地區去，下級對於你無信仰，而你能在領導上，在工作中，在鬥爭中，建立自己的威信，取得他們的信仰。

第三、當下級和其他同志批評你，反對你時（不論他們是否正確），你諒解他們，尊重他們。

第四、當你所在地的那部份黨的組織散漫、紀律廢弛時，你能去整理組織，建立紀律與秩序。

第五、當你領導下有最俏皮搗蛋的人，而你能指導他做工作，對某些不服從的人，你有辦法去領導他，你也能說服教育他們。

第六、在你領導下的那部門工作沒有不安心工作的人。

如果能做到上述這些要求那就是好的領導者，那就是正確的領導。

H、實行領導的幾個模範的例子

現在我來舉幾個實行領導的模範例子。

第一個是馬克思的例子。大家知道，一八七一年巴黎無產階級起義的前夜，馬克思是不贊成法國無產階級在這時期舉行起義的；因為他根據客觀情況的分析，認為在這時舉行起義是要失敗的。可是當巴黎工人的起義發生以後，他非但不再反對起義，而且他非常高興，給了巴黎工人不少寶貴的指示。這因為黨羣衆已經起來以後，領導者的責任就不是去反對羣衆運動，而是去領導它，使它取得勝利，或使它在遭受失敗時，儘可能的減少損失。

第二個是列甯的例子。列甯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創造者，但是列甯從來沒有不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列寧的意見在黨內經常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因此他經營站在黨內的多數地位，但有一次他却站在少數地位了。那是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時候。當時，革命剛勝利，無產階級政權還不十分鞏固，在國內，反革命蠢蠢欲動，在國外，德意志帝國主義的軍隊侵入國土，威脅蘇維埃國家的安全。那時列甯主張同德帝國主義簽訂和約，以相當的讓步換得自己喘息的機會，以便鞏固革命政權，建立工農紅軍，以便可以鎮壓國內的反革命，並且抵禦外來的武裝干涉。但是那時中央委員的大多數都不同意列甯的主張。真理明明在列甯方面。而且列甯又是黨的創造者和領袖，又是政府的首腦。然而他並不會因此去獨斷獨行，自己去簽訂和約。相反，列甯還是對中央委員的大多數（非真理方面）屈服了。他繼續對大多數做說服教育的工作。一直到又經過了幾個月之後，德國的侵略軍隊更深入了，蘇維埃政權更危急了，這時，列甯又再次向黨提出了簽訂和約的問題。這時黨內大多數才相信列甯的主張是真理，於是贊成同德國簽訂和約。可是這時候，德帝國主義從蘇聯所佔的土地更大，它所提出的和約的條件也比幾個月前更苛刻，就是說革命所受損失更大了。但黨在列甯堅持之下，還是接受了這條件。後來證明列甯的這一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因為蘇維埃政權全靠這和約才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能够鞏

固了起來。後來，德國革命的爆發根本推翻了這和約，使蘇聯又收復了和約上規定的割地。如果列寧在最初不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服從中央委員的大多數而去獨斷獨行，就會失去了說服大多數的機會，引起黨的分裂，使革命受到不可補救的損失。

這樣的例子可以找出很多。我個人也會遇到過這樣的情形。那是在中國黨成立初期。我受黨的委託在一個地方做工人運動。在那裏我吸收了許多新黨員，成立了一個工人支部，建立了工會組織，工人們的鬥爭情緒很高，大多數工人和這支部中的黨員都主張發動罷工。可是根據客觀情況的分析，在這時候發動罷工是一定要失敗的。因此我不主張立即罷工。但支部的同志和工人們都不同意我的意見，他們成立了罷工委員會，而且選我當罷工委員會主席，要我下命令宣佈罷工。我怎麼辦呢？如果聽大家的意思去做，那麼罷工一定是要失敗的，失敗後，這裏的工人運動必然要遭受損失；但是如果照我個人的意思去做，那麼我就違反了民主集中制，自己破壞了組織原則，而且造成自己的孤立，脫離了支部和工人大眾。因此我決定照大家的意見發動了罷工，而且積極地努力地領導了這罷工；不過在發動罷工之前，我就向大家聲明，這罷工是要遭受失敗的，不過你們大多數都主張要罷工，我就只好照你們的意見去做。後來，罷工果然失敗了。但是，因為幸而在我領導下，我事先已有預防，所以損失不大。大多數同志在失敗後，想起了我早先的估計，因此對我更信任了。同時我也在這次罷工中做了一個服從組織的好榜樣給全體同志看，使他們知道，一個黨員應如何服從組織。

四 「願意」和「強迫」的統一

願意和強迫是矛盾的，而同時又是統一的；願意即是強迫，強迫即是願意。在我們黨內，因為對這問題弄不清，常常發生許多糾紛。例如有些同志在分配工作時，常要講價錢，例如說：「這工作我

不願意去做，如果一定要我去，我的情緒是不會好的。」當然，這只是一部份現象，大部份同志的工作情緒很高，工作很努力，有創造性和積極性。但有些同志只想找一種適宜於他個性發展的工作去做，而不問革命的需要如何，這是不對的。在革命事業中，有各色各樣的工作，而黨員也各有其個性和特長——某種工作適宜於某些同志的長處的發展。這種情形是有。在分配同志工作時，黨的組織部份的領導者應當注意這些問題，應當分配適當工作給各種幹部，儘可能使那工作是適於某些黨員的長處和其發展的。同時，被分配的黨員也可以，而且也需要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自己的意見。

但是在革命鬥爭中，有主要的工作與次要的工作。有時黨就只能根據工作的主要方面和工作的需要來分配幹部的工作，所以黨在分配幹部工作時，不能完全根據幹部的願意與否，而主要是決定於當時工作上需要。這樣，分配給某些幹部的工作，有時，就可能是幹部自身所不願意做，而客觀上又非常需要的工作。

譬如黨需要加強武裝鬥爭，需要領導打仗，這就需要分配許多黨員去做軍事工作，去學習打仗，又如蘇聯新經濟政策時，需要大家去做生意，因此就號召許多黨員去學做生意。

在這種場合下，黨分配工作，往往就不能只顧黨員本人的願意與否，而要多少帶些強迫性了。其次，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具體的，沒有抽象的革命工作。我們是革命的黨，是經常在實踐和行動中的。但是一切實踐工作都是具體的，切實的，而且都是很麻煩的。輕鬆的，如意的革命工作是沒有的。有些同志，特別是做技術工作的同志，因為同一工作做得太久了，要求改行。比如我們這裏，有供給工作，醫務工作，交通工作，教育工作，組織工作，參謀工作等。這些都是革命的實際工作。然而有些同志，都不願意做這些工作，覺得這些工作都不適合於他們，他們怕瑣碎，怕麻煩；他們想出風頭，想痛快一下。

為什麼有些同志不安心做這些工作呢？分析起來，有三個原因：

第一、因為不懂得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具體的，而具體的工作都是瑣碎的和麻煩的。

第二、由於個人英雄主義作祟，不管這工作對黨，對革命是否需要，而只顧這工作對於他個人有沒有發展前途，能否出風頭。

第三、由於黨內、部隊內、機關內對於某些工作部門的認識不够，不重視技術工作，因而不重視做技術工作的人員，使得做技術工作的同志不安心。

在我們隊伍中要求調動工作的很多，而只有做首長的（如團長、政委、主任）才少有要求調動工作的。許多同志只想做首長而不願意當副的。例如不肯當旅參謀長，而甯可當團長，這是所謂『甯爲鴉口，毋爲牛後』的思想，也是等級思想，是個人英雄主義作怪。目的是想出風頭，達到自己的支配地位。應當知道，革命工作是多方面的，無論那種工作都是必需的。比如醫務工作，供給工作，電台工作，機要工作等均是具體的工作，都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大家都不願意做，那就不管願意不願意，總要派一些人來擔任這些工作的。同時革命工作都是具體的，實際的，除了這些具體的實際的工作以外，就再沒有什麼其它空洞的、抽象的工作了。

有些同志要求做領導工作，要當英雄，其實一切工作都有領導作用，因為都是黨領導之下的工作，而黨的領導是集體的。如果你有創造性，能把這一項工作做得好，能發現這一項工作的規律性，或能推進技術的發明，甚至來一個技術革命，那對於黨，對於革命，是一個大幫助，豈不也是起了很大的領導作用嗎？技術工作也能出英雄的。比如斯達哈諾夫就是普通煤礦工人出身的，可是他在平凡的挖煤工作中，成了英雄。此外在歷史上如瓦特因沸水沖開壺蓋而發明了蒸汽機，牛頓因蘋果落地而發現地心吸力，他們都成為科學上的英雄，馬克思由最平凡的、普通的商品研究起，而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法則。他們都是從平凡的大家不願幹的工作中，製造了奇蹟。

一切革命工作都有領導作用。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把組織領導提高到政治領導的水平也就是這個意思。

義。也就是說，要把一切具體的瑣碎的工作提高到政治任務的水平。黨有一般的政治領導，如出主意，用幹部。但黨的政治路線，戰略策略的規定，是根據集體的意見，是大多數黨員的經驗教訓總合和歸納起來的結果。任何人都能向黨提出這方面的意見。技術工作同志對黨的政治任務與方針也有權利提出各種意見。專門做一般的領導，只提方針任務而不做實際工作的人，是沒有的。而且一般的領導工作也是具體的麻煩的工作。譬如我就要做報告，要談話，要看電報，要解決問題。這也是麻煩的、實際的工作。每個同志的工作，在政治上都可以求發展的。每個同志應當切實負責擔任自己的那一部份工作，並同時注意自己部份工作與全盤工作的配合。我希望每個同志應當如列寧所說的一樣：『多做日常的、細小的、麻煩的工作，少說漂亮話。』

技術工作是最有前途的，將來把敵人消滅掉，不打仗了，就要以技術工作為中心。如蘇聯十月革命以後，就提出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在蘇聯新經濟政策時，列寧且會號召黨員去學做生意，當店員。我們將來建設新中國，要大家管理國家，那時技術工作就要佔首要地位，而今天的軍事指揮員到將來也要到工廠裏去做工，到那時技術工作就要決定一切，因此技術工作是最有前途的，任何輕視技術工作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現在我來講願意與強迫的統一。

人的一切行動都是有意識的行動，都是為思想所指導的，就是說，都是自由的；但是人的行動又常常是被迫的。譬如農民在炎熱的日光下種田，汗流如雨，這不是出於他的自願，而是被迫的。假如讓他在家裏乘涼睡覺，那他是非常願意的，但為飢寒所迫，農民不能不終日辛苦勞作。同時這也是自願去做的，並沒有人強迫他。工人的做工也是一樣。

又舉一個例子：陝北開展生產運動，延安許多學校機關的工作同志與學生也被動員了起來去挖地，開荒，搬東西。有些女同志把肩扭痛了，就用枕頭墊着去扭；但大家非常快活。來來去去唱着歌，

笑哈哈的。爲了增加生產去墾荒是被迫的；但大家反都是自願的，因此都能够勝任愉快。

又譬如說，我們要革命，一般說，也是被迫的。我們並不願意殺頭流血；但爲了人民的解放，却被迫着不能不革命。

又如打仗時衝鋒陷陣，流血犧牲，是被迫的，但革命戰士都自願的去這樣做。

所以，願意與強迫是矛盾的，同時又是統一的。農民種田，工人做工，是被迫的，同時又是自願的。幹革命事業是被迫的，但同時又是自願的。我們打仗是被迫的，同時又是自願的。

先進的黨員在分配工作時無所謂願意不願意，高興不高興。工作應由客觀的需要來決定，不能由主觀的願望興趣來決定。應當說：工作重要不重要，不應該說：我願意不願意。凡是對革命必須的工作，只要我能够去做，我就應當去做，而且努力去做。願意與強迫是相反相成的，是矛盾的統一。願意與強迫在自覺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人覺得天冷就要穿衣，肚飢就要吃飯。這都是強迫的，但是因爲人都自覺的去做便成爲願意的了。如果黨員自覺到那工作的重要，對革命的必需，他就努力去担负那工作，這樣變成了自願的了。反之，如果你沒有這自覺心，就成爲強迫的了。

我們黨的紀律也是自覺的，因爲大家知道黨的紀律重要，對革命是必須的，如果不處罰違反紀律的人，就不能維持黨的團結統一。大家知道了這個道理，就都能自覺的去遵守黨的紀律。有覺悟心的黨員能够首先自己遵守紀律，做遵守紀律的模範。對別的同志可以寬，對自己應當嚴。這就是古人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律己以嚴，對人以寬」。因此我們應當特別提高黨員的自覺性。黨員的自覺性高，工作情緒就好，強迫成份就減少，工作就容易開展，容易做好。總之，黨的工作應當建立在廣大黨員的自覺性的基礎上。

五 自由與必然

有的人害怕黨的紀律，怕到黨內來不自由，因而不參加黨。有些已加入黨的同志，要求黨給他以自由，這都是小資產階級的主觀的愛好自由。這種自由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客觀上是不能自由的。恩格斯說「自由就是對於必然性的認識」。這就是說，認識了必然性就有自由；否則就沒有自由。主觀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只有認識了必然性，把握了客觀的規律，依照一定的法則去行動，方能得到自由；否則是不自由的。人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認識了事物發展的必然性，並且會依照這規律去行動，就是自由的，超過了這個規律以外，就不能自由。農民有種麥的自由，是因為農民知道種麥子的規律性，並合乎這規律性去行動。比如麥子應當在何時下種，適宜於什麼土壤，需要何種程度的水分和肥料，農民認識了這個規律性，故自由。人類認識了空氣的原理，能製造飛機；懂得了乘腳踏車的規律，才能乘腳踏車；懂得了游水的規律，才有游水的自由。黃河由西向東流，但為高山所阻，不得不有九曲，因而又由北，向南，再又由西，向東，黃河也沒有暢流的自由。比如中國革命經過民主革命，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革命，再達到共產主義社會。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性，認識了這個必然性，我們就有進行革命的自由，托派不認識這個規律，要跳過民主革命階段，因而托派就不能有自由。又如日本帝國主義想滅亡中國，而中國人民要反抗，要在敵後發動游擊戰爭，日本帝國主義也無法自由。

可見只有按照客觀規律行動，才有自由；否則是不自由。我們共產黨員應該比別人高明，因為我們把握了唯物辯證法，能認識必然性。我們能夠做的，就努力去幹，所以是自由的。我們認識了更多的必然性，就有更多的自由。我們認識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即是認識了必然性，我們依照社會發展的這個規律性和必然性去幹革命，故是自由的；而資產階級的行動與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相反，所以他們總是不自由的。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把握了長期抗戰的必然性和它的規律，而我們懂得了這規律，而且按照這規律去做，所以是自由的。而速勝論者，亡國論者則弄錯了，因之沒有自由。不會

把握客觀發展規律的主觀的自由要求總是落空的。我們革命者對於必然能够實現的可能性應當努力去做，對於不能實現的可能性就不需要去做。革命運動是有必然性的，但不能否認主觀的能動性。主觀的能動性，雖然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但主觀的努力可以加速和提早革命成功，可以縮短革命的過程，減少革命鬥爭中的犧牲，所以主觀的能動性也是很需要的。

六 爲黨的幹部政策和幹部對黨的態度

陳雲同志有一次在延安做報告，講黨的幹部政策，講得很好；我在這裏不詳細講。但有些聽了這報告的同志在分配工作時，就俏皮，就藉口幹部政策，不服從組織分配。這完全是因為許多同志對幹部政策有錯誤的了解，把黨的幹部政策誤解為幹部對黨的政策。這完全是片面的機械的了解。

黨對幹部的政策，就是說，黨要本質的了解幹部，愛護幹部，適當的分配幹部，耐心的幫助幹部，對幹部要誠懇坦白，要經常傾聽幹部的意見。這是黨對幹部的政策，這是一面；而另一面，黨員、幹部應當怎樣對待黨，對黨的態度應該怎樣，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面。有些同志，在管理幹部時，在他做了領導者對待幹部時，就完全忘記了幹部政策；而在他對黨，對待上級時，則口口聲聲講幹部政策，把黨的幹部政策變為他對黨梢皮要挾的藉口。這完全把幹部政策弄反了，這會引起不良的結果。這是因為忘記了自己在黨內的地位，與上下級的關係。

當你是上級，是在管理幹部時，你就應當多徵求幹部的意見，多注意幹部政策的執行；當你是下級，是為黨所分派時，你就應當不講價，多服從，聽什分配。只有這樣，黨內上下級就會統一起來，幹部政策就會得到正確的執行。

七 工農幹部與知識份子幹部或者 老幹部與新幹部的關係問題

爲了革命與黨的利益，要求工農幹部與知識份子幹部親密團結起來。不互相磨擦，不互相扯皮！要新老幹部互相幫助，要使「工農幹部知識份子化」，知識份子幹部工農羣衆化，這是黨中央的目標，要堅決向這方面執行。工農幹部經過長期的革命鬥爭鍛鍊，有豐富的實際經驗；但文化水平低，看不見遠大的事情，常容易發生狹隘的經驗論。知識份子，文化程度高，有熱情，生氣勃勃，能看到遠大的事情；但缺少實際經驗，沒有經過嚴重的革命鬥爭的鍛鍊。因爲他們大多數出身於小資產階級，有主觀的誇大性，常常對實踐的意義估計不足。應使工農幹部與知識份子幹部統一起來，互相幫助。雙方的弱點應當互相諒解、互相糾正；長處應當互相學習。知識份子不能輕視工農幹部文化低，工農幹部不應當輕視知識份子無經驗，空話多。

比如知識份子無作戰經驗，首次上戰場有些害怕，這也是難怪的；工農幹部不應當因此輕視知識份子。知識份子應當幫助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工農幹部應當幫助知識份子幹部學習實際工作經驗。如果工農幹部文化水平提高，知識份子掌握了實際經驗，那對黨有極大的幫助，有極大的益處的。老幹部不應當固執狹隘的經驗，應當努力學習文化和理論，虛心待人，力求進步。知識份子應當取消主觀的自大性，和輕視實踐的觀點。知識份子常常閱讀高深的理論書籍，誇大書本上的知識。他不了解一般的知識、法則與規律是片面的，不完全的，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是非常不够的。任何具體的事物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一般的法則是不能概括的。大學畢業也不能有什麼豐富的知識。書本上的是別人的知識，光讀了書本還不會真正掌握這知識的。人類的知識有兩種：一是人與自然界作鬥爭的經驗，這叫自然科學；一是人與人的階級鬥爭的經驗，這是社會科學。工農有與自然界鬥爭與社會鬥爭的

經驗，故工農有實踐的知識；而知識份子有書本上所看到的未經實踐過的知識。看不起工農幹部，說工農幹部無知識，那是錯誤的。知識份子是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脫離，與生產脫離，而缺乏實踐的知識。工農幹部與知識份子幹部關係不好，由於雙方都有毛病，都有錯誤觀點。但知識份子的毛病更多。如果雙方有『衝突』，則老幹部應當多負責，因為他們有經驗，受黨的教育更多。工農份子常說『你只會講漂亮話，打仗時就要出醜的』。知識份子又說『你沒有知識，我不佩服你』。這種隔閡都是不應當有的。

知識份子常常看到遙遠的將來的，而看不到近的眼面前的。應當『登高自卑』，應當『由近到遠』。遠與近應當統一起來，現在與將來應當統一起來。知識份子應當確定一個不輕視工農勞動者的觀點；應當相信工農中有許多聰明能幹的人，有無數的大才。但他們為統治階級壓迫剝削而不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天才。在現在的蘇聯，不知道產生了許多工農出身的科學家、教授與天才。我們的黨是革命的戰鬥的政黨。革命是血淋淋的，戴着白手套來作事，那是不行的。知識份子應當有勞動精神，要以勞動者的粗重的臂膀來做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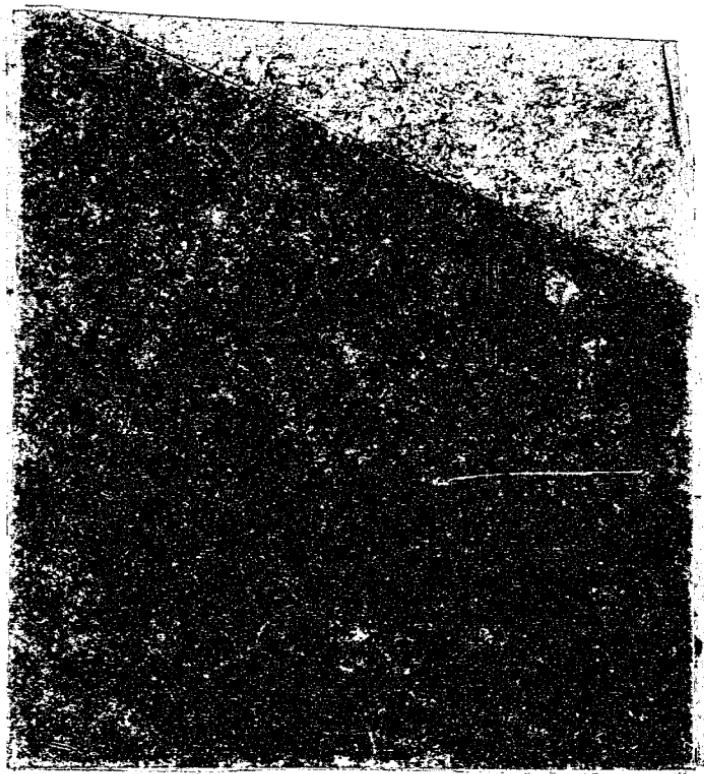
最後，我有幾句話告訴同志們。在黨內，凡是誠懇坦白的老實人，最後一定不會失敗的。共產黨員應當吃苦在前，享福在後。這也是堯舜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有許多人俏皮搗蛋，不老實，專門『鑽空子』，手膀很長，什麼東西都擰得到，到處佔面子，佔便宜。這樣的人，最後要被檢舉的，要吃虧的。至於那些埋頭苦幹的人，都是老實人，現在吃一點虧，最後會成功的。人家總會知道你是好同志。我們的黨員應當學好樣子，不應當學壞樣子。

每個黨員要照上面所講的去修養，去做一個正派的人，在黨內起積極作用。這樣黨就會團結統一起來，就能夠建設一個好黨，保障革命勝利。

(完)

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在延安馬列學院演講





共產黨員的修養

9·2·三版 5501—12000

每本 5.00 元

